

契春惠存

長廬瑣記

閩侯林紆著

劍光購於灤江

上海

商務印書館發行

PDG



蘇子如

中國書店標價籤

編	號	本數	定價
		1	40

# 畏廬瑣記目錄

酒戒

饑人

送老

南園記

茄

請旌有夫節婦

羊出袖中

泉州海寇

占夢

占夢二

占夢三

閩音與說文通

某侍御送別詩

檀道濟

某茂才

三蛇羹

露兄

畫絹

宿松石

李元霸李存孝

小說雜考

鄭延平

前清重科第

小生

南臺

母子稱謂

翰林無恥

封神傳用事亦頗有來歷

溫元帥

奇對

蜘蛛

琵琶

不纏足

李廷珪墨

說部多顛倒

蒙古語

方正學有後

萬歲

場屋忌諱

記孫生之言

王懿德呂荃孫

雜種

元祐黨籍

天生對



青詞式

袒免齊衰

包孝肅大堂

左文襄

謝疊山母

議員之口不如股

同名

兩頭共身人

祈雨

桑備工殺人

西湖畫舫

回教不食豬肉之故

宋時人士上王荆公墓

以佳語名朝班

李福泰

飛龍傳

陶詩題甲子

以犬爲戲

俗語有出處

拆字術

祈雨二

觀音影

唐六如畫

五行五方妙對

辰州道士

左文襄寶文靖

李三順

胡家玉

趙高

麻面

痘

汪堯峯

蘇小小墓

泰山沒字碑

人妖

掘蟲

查慎行

魏長生

二等蝦

何耶

泉郡人喪禮

南北相輕

醋誤

誤用虛字

釣鴨

粟見觀音

恭邸去位

梭倫

伊利查

張黃齋

閩浙粵婚禮之異

小滿

用成語之誤

用成語誤二

鍾芳禮

幼童

凶宅

燐火

握兩手汗

翦舌不死

太乙石

異狗

劉孝廉

蛇王

武人作書語

轉蓬

嚴禁貞烈

破鏡

以富人之母棺爲妾櫬

罵孟子

專制改人以惡氏

避諱改氏

男化爲女

甘兆功

淫祠可笑

某公使

洗面

殺人武

警史

老饕

表忠觀

虎睛爲小兒所中

巨蛇

滕王閣勝概不可信

和尚入幔

奈何橋

醉屠遭戮

甲子分配十二神

僧蠟

臺灣蟲毒

四書對

買水

牛皋墓

俗語本有出處

桃葉渡可笑

長城

東人讀唐詩

奸臣便捷

髯頰

奇對二

破傘

太監娶妻中外一致

後身

黃胖

郎中

孫真人

元君廟

玉皇頂

快活語

善才

奇對

點劇招尤

藍鹿洲先生

關勝關太

教習非師

主事

書癡

娃娃老帳

舍身崖

爲鬼梳頭

銅殿

迎鑾新曲

孝廉方正

許由父

斷頭人尙有知覺

俄人跳舞會

出家

戲對

仙遊縣

撈葬

元豐類稿

二秋先生

東窗事發

魁

全人半人

爲鬼拍照

巴黎香黎島

法人失袴

牝馬

龍門縣

誓井

吳唱

高南阜

巨擘

異夢

變羊計

狗樣

請願書

跳靈官

高洋亞力山大

銅象舒嘯

羊猷

貓鬼神

旱魃

閩革命軍除天齊廟

門釘

長班

賚票

賀宏勳

禮異

陶齋見客

脂那

一千千

妓女議員拜靴

虎

天然聲

二尺老嫗

啞人子

賭術

訓道去轍

彭剛直

泰陵松柏

什物

河豚魚

大王

第一

鄰國咖啡

缺脣

仰光氣候

同知落禪

某制府

沈相國

陳臥子像

干將莫耶

蔡京姬

用斧

李昌谷

芻狗

趙亮照

聞鐘辨晴雨



# 畏廬瑣記

## 酒戒

某甲者。酒徒也。長日飲酒。遂成酒病。一日謂人曰。酒之累人深哉。吾冷飲。則傷肺。咳且弗止。惡冷而熱。嘗使之熱。又傷吾肝。狀若怔忡然。甚哉酒之累我也。人曰。胡不止酒。甲曰。止酒將傷吾心矣。綜三者計之。老而咳。恆病也。怔忡亦非能死人者。若傷吾心。吾有生將何樂。余謂某甲達生者也。酒中既多味。胡必因小病而祛之。甲重傷其心。所見大矣。

## 饑人

有所謂饑人者。忘其名。凡朋友聚飲。彼必與席。調諛狎弄。恣人所侮。惟一飽之圖。久之頗見惡於人。聚飲時。必擇其幽僻處。不令饑人知之。然皆能得。若蠅之逐臭而至。一日衆飲於江船之上。饑人踵至岸上。知不得渡。適人家有巨筍。置岸左。饑人推之。

水中容與而達於舷次。衆欲難之。乃下酒令曰。今日能作韻語者始入座。饑人請問其目。首座曰。模模糊糊。明明白白。容容易易。艱艱難難。十六字爲母。其上加以韻語。如天之未雪也。模模糊糊。雪之下天也。明明白白。雪之化水也。容容易易。水更成雪也。艱艱難難。饑人曰。易耳。吾之未得汝也。模模糊糊。及以筭就舷也。明明白白。汝之請我也。容容易易。我之報禮也。艱艱難難。衆相顧失色。無如之何。

送老

送老。蓋粥甘於肉。此送老二字。似謂終老也。閩語凡人帶隱疾久不愈者。亦謂之送老病。宋周去非撰嶺外代答。所云送老。則爲嫁女之名詞。言將別少年之伴。送之偕老也。嫁女之夕。新人盛飾廟坐。女伴亦盛飾夾輔之。迭相歌和。含情悽惋。各致殷勤。名曰送老。其調靜。江人則倚蘇幕遮爲聲。欽人則倚人月圓。皆臨機自撰。不肯盜襲。其間乃有絕佳者。

南園記

陸放翁代韓侂胄爲南園記。一時士論譁然。可謂冤極矣。南園記中前半敘園之景物。處處責之以韓忠獻之忠。於侂胄未嘗貢其諂詞。文之末段。則曰。游老病謝事。居山陰澤中。公以手書來曰。子爲我作南園記。游竊思公之門才傑所萃也。而顧以屬游者。豈謂其愚且老。又已掛冠而去。則庶幾其無諛詞。無侈語。而足以道公之志歟。放翁之意。終始未有所希冀於韓。不過彼來乞文。以忠獻之故。不能峻卻。初非中懾於權貴也。篆額者爲吳琚。國戚也。以填詞名於南宋。人何以不責琚而專責游。嚴嵩鈐山堂集。唐順之亦爲之作敘。卒無損於荆川。後人不讀南園記。而爭詆放翁。宜乎隨園老人有所謂士論羣吠聲也。

### 茄

閩人讀茄如橋。橋者。閩語勢之別名也。對婦人言。恆名茄曰紫菜。舊有婦人行道。問路於輕薄子。輕薄子曰。自某紫菜。轉入某紫菜。再登一紫菜。南嚮有門者。是也。婦人不解。而聞者已捧腹。余按五代錢鏐據杭時。子跛。鏐鍾愛之。諺謂跛爲芻。杭人諱之。

稱茄爲落蘇。卽紫菜之意也。見王闢之聖塗澗水燕譚錄。蓋流俗之諱。古今同也。

請旌有夫節婦

余友周辛仲廣文。在臺灣時。以旌表節孝爲事。臺灣風俗靡。廣文欲振刷女界。使之勵節。門斗紀某。見而心豔之。一日忽入長跽言曰。請官爲小人妻請旌獎。廣文曰。若妻行孝乎。曰。否。爲夫守節耳。廣文曰。汝在。若妻安云守節。門斗曰。及小人未死而請旌。小人死後。或不失節。廣文大笑。斥去之。

羊出袖中

直隸諸屬。每遇上丁祀聖。屠戶具羊豕。學官必屢斥其瘦瘠。雖十易皆不適於用。必屠戶納貲於廣文。始諾。有宰羊者。於省牲之夕。羊仍弗至。縣中飛籤促之。宰夫始徐徐入。寬衣博袖。袖中沉沉有物。吏曰。汝職供羊。羊至乎。曰。至矣。袖中出小羔。吏曰。羔焉足祀。宰夫曰。另有一物。因出鈔十餘千。且曰。羔瘠小。此所以助羔之肥。且使之碩大也。吏笑。宰夫岸然而去。

泉州海寇

余前二十年。授徒自活。有泉州陳生。言其家有大艚。海行遇劫。賊盡去矣。船中貨物一空。船人方檢點餘物。忽聞艙底有人鼾聲。則一賊方吸芙蓉膏。把鎗濃睡。遂捉而之官。梟首示衆。余聞而笑曰。此事與明末狀元陳於鼎相類。於鼎通海寇。下獄。值新年。暢飲。就枕之後。夢魂甜適。日高方起。時爲辛丑年正月。起視獄中一空。門已反扃。乃駭呼。門外人大驚。謂昨夜三更。恩詔大赦。囚人盡行驅釋。齋詔官出入高呼者三。豈獨無耳耶。大司寇爲之具疏。上大怒。卽日處決。然則一時之鼾睡。竟梟其首。狀元與海寇同蹇矣。於鼎事。見談往。

占夢

浙西于忠肅廟。人爭宿其下。祈夢往往有驗。其事見之陸雲士湖壩雜志。吾鄉之九鯉湖仙。其靈應滑稽。或過於于廟。有士子應試之前。其友引至九鯉湖仙宮。求夢。士子曰。仙乎。直不如吾勢耳。吾但謂之勢仙。是夜夢中果見一仙人。題詩其掌曰。爾膽

巨如天。稱我爲勢仙。吾勢衝爾口。血流滿口邊。士子大窘。以褻語爲仙所聞。故仙亦報之以褻語。是科獲雋。始大悟。口中爲勢所衝。適作一中字。中字之旁。加以硃筆點發。作血色。卽成一中式之中字。仙雖遊戲。固不打妄語也。

占夢二

有祈子者二人。同宿仙廟。仙各予一夢兆。乙問其仇。甲問賣魚者。甲與賣魚善。知必得佳語。乙則往問其仇。知決無幸。願乙妻望子切。慫恿其夫令往。乙不得已。晨叩仇家之門。仇問爲誰。乙作柔聲。述其名姓。仇怒起。開門問曰。汝何言。乙曰。吾祈夢於仙。問有子嗣否。仙言問汝。仇大怒。伸兩中指向其面曰。有有。汝雞巴子也。閩人斥無咸曰雞巴。乙奔歸大喜。謂其妻曰。吾得兩男子矣。已而果然。甲晨起卽見賣魚者。賣魚舉一小鯊魚鬻之曰。此魚甚佳。空腹無子。烹之甚甘脆。甲爲爽然。

占夢三

某科有父子同應試者。父四十。而子二十。家貧望榜切。則同至仙宮祈夢。父無夢。而

子則云問諸飼鴨者。下山值雨。果見一人驅鴨羣出。鴨得雨大樂。四嚮赴湫而浴。飼鴨者不能聚其鴨。方大怒。子性急。欲造問。父止之。不可。飼鴨者方以竿麾鴨合羣。爲占夢者所驚。鴨復散。則怒不可抑。祈夢之子。徑前述所夢。問能中否。飼鴨者大呼曰。中哉。唯與爾母同寢者中也。蓋報以媢語。用洩其怒。父遙聞而笑。謂其子曰。速歸。吾中矣。

### 閩音與說文通

閩人喜操土音。每燕集。一遇鄉人。卽喋喋不已。然他省人無一字能解者。故惡閩人刺骨。實則閩音有與古音通者。今略舉數條。如閩語謂物將裂未裂者。謂之必。說文。必。分極也。畢聿反。徐鍇曰。分別之極也。閩人泣不出聲曰。唏唏。說文。哀痛不泣曰。唏。虛斐反。閩人高舉其足曰。趨。說文。趨。行輕貌。一曰。趨舉足。牽遙反。閩人怒而背人去者曰。趙趨。說文。趙趨。怒走也。徐鍇曰。直去不低視也。閩人謂目轉曰。睒。說文。睒。目睒謹也。讀若鹿。盧木反。閩人謂曲而不直之語曰。穆。徐鍇曰。穆。木下曲也。閩人呼曰。

暮曰齶。說文。齶。且昏時也。閩人謂手足麻木曰痺。說文。痺。足氣不至。閩音讀作痺。閩人謂不稱意者曰歎。說文。歎。盛氣怒也。尺玉切。閩人語行緩之人曰篤篤。說文。篤。馬行頓遲也。閩人謂冷天曰灑天。說文。灑。冷寒也。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然則閩音又安能盡斥之爲蠻語哉。

某侍御送別詩

江杏邨於前清時。以直言見黜而去。士大夫爭爲詩文以送之。滿洲某御史。亦作一絕句云。不是無言不敢言。有言未必能盡言。而今果有能言者。江姓春霖。甫杏邨。杏邨得之。祕不示人。尋爲其戚所傳述。聞者捧腹。余謂此詩太直致。不如張獻忠弔李中丞詩之曲折。張詩云。山前山後都是松。地平平地柳成陰。桃李笑柳柳笑松。千秋萬歲總是松。所謂山前山後都是松者。未臨難以前。人人咸自命爲忠臣。柳成陰句。則笑其弱幹隨風。無氣節之足言。桃李笑柳柳笑松。是俗人議論。以小人譏君子意。至千秋萬歲。則歲寒後彫之意也。余繹此詩時。余友某君大笑。以爲施註蘇詩。尙無



此詳盡。

檀道濟

方前清甲午兵爭時。朝士聚飲。太息以爲非起檀道濟不能了此局也。有滿洲某侍御在座。卽請書檀道濟之名。珍重而去。明日上疏。請起復檀道濟。著其統水陸軍赴前敵。崇陵覽疏大怒。軍機極言不宜宣布。防爲外人所譏。事遂寢。然較之北史薛榮宗傳。稱已使斛律明月將鬼兵居前。及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靴。問臣我阿貞來不二事。當面弄鬼。則某御史尙稱實心爲國。

某茂才

某茂才。諱其名。性滑稽。以訟師武斷鄉曲。某僧心弗善其所爲。面指其短。某銜之。然不卽發。一日與僧同舟。夜宿於水際。甫辨色。某起潛取僧衣着之。加以僧帽。登岸。岸旁有婦人晨浣。某抱而強接其吻。婦大號。某遁歸舟。還衣帽於臥僧。仍蒙被僞睡。少頃。婦人告其夫。廣集多人。見僧船仍泊舊處。則羣趨下船。取臥僧於被池中。痛毆之。

僧方惶怙。被楚痛極。乃不知禍之所自至。夫拳而婦詈。僧百口不能自明。一頓笑之。微所報如此之酷。某之智計亦狡矣哉。

三蛇羹

廣東香山一帶。多畜蛇爲羹。其最毒者。首巨而扁。能挺立而逐人。次則黑白之紋間雜。又次則純黑。凡爲羹。必合此三蛇。去皮而取其肉。和以五味。每燕客。必得三十蛇。每一蛇。值二圓。三十蛇則六十圓耳。蛇交冬始可食。經春毒發。傷人。畜蛇者。買山鑿空。參養之。取蛇時。口嚼蛇藥。探手穴中。蛇咬其指。蛇人則力拉其腕。藥力和血。入諸蛇口。蛇毒解。而蛇如醉。引而藏之。聞每年鬻蛇。得洋銀幾二十萬。嶺南盛席無不用蛇羹者。然其膽和陳皮。能治風痰。

露兄

勸業場茶館上。有題露兄二字爲額。一夕與人同飲。執以問余。余曰。甘露哥哥耳。其人疑余爲妄語。他日其人忽至余寓。曰。檢得之矣。此爲漫士詩。飯白雲留子。茶甘露

有兄昔人曾舉以問米元章。米曰：只是甘露哥哥耳。然則君亦勦襲米氏之言耳。余曰：元章之年長余千餘歲，尚以哥哥尊之。吾胡敢妄稱。則亦不能不哥哥之也。

### 畫絹

余親見唐畫，覺其絹紋甚麤。又棊棊久，紋漸離裂，深疑非唐畫也。後閱米芾論絹。吳道子、周昉、韓幹，皆以熱湯半熟入粉，搗如銀版，故作人物精彩入筆。若張僧繇，闔立本，則皆生絹。僧繇畫，余不之見。若閻畫，則歐齋所藏之帝王圖，蓋真本也。驗之果生絹。

### 宿松石

及門孫步韓僉事尊甫仰峯先生，宰宿松時，歸裝無長物，但小石數十而已。中有一石如剖卵，表裏洞明，中有雜樹十餘株，枝葉扶疏，樹外遠水一泓，水外隱隱有雲氣，浸以清泉，樹尤歷歷可辨。先生又曾得一小石，置之案頭。一日某巨紳過之，乞此石。先生未審石狀，竟與之。某紳悅，請勿食言。既而側其形示先生，則一臥貓也。狀態彌

肖。然悔無及矣。宿松有兄弟分產不均。訟之縣庭。先生臨鞠。則田產適均。惟有一石兄弟競不相下。遂致訟閱。先生命取石視之。則石中有人紗帽籠袖。仰面看雲。隱隱鬚眉皆見。兄弟言寧亡產。必得此石。先生召大賈鬻之數百金。分授兄弟。皆怏怏罷訟而去。先生言物議可畏。不然。雖典裘貨馬。亦當購之也。

## 李元霸李存孝

余兒時從諸兄觀劇。見李元霸運雙椎。神勇無匹。而李存孝用鐵搥。忠義之概凜然。童子無識。以爲元霸果勇。而存孝且勇而忠。居恆怏怏。惜其慘死。迨長能讀唐書。至高祖諸子傳。高祖凡二十二子。竇皇后生建成。太宗。元吉。元霸。元霸字大德。幼辨慧。隋大業十年薨。年十六。初無武功。心爲爽然。又讀五代史。存孝爲代州飛狐人。本姓安。名敬思。克用養子。賜姓名。援臂善射。舞鐵搥。捷疾如飛。劇中演其勇概。信矣。後乃附梁。克用圍之。食盡泥首請罪。車裂以殉。然則所云忠義者。誣矣。故家庭教育。當舉人人所知之事。語以真際。一染小說及梨園之謬說。適足以病童子之腦筋。是不可

不知。

小說雜考

三國演義爲元人王實甫撰。七修類稿。又以爲明羅本貫中所編。金聖歎評爲第一才子書。其書組織陳志裴注及唐宋小說而成。前清入關時。曾譚譯爲滿文。用作兵書。袁崇煥之死。卽用蔣幹偷書之謬說。而督師竟死於奄奴之手。然諸葛忠武之忠。非是書不彰。而曹阿瞞之奸。亦非是書不著。

封神傳爲小說中之最奇詭者。歸田瑣記曰。林樾亭言昔有士人罄家所有。嫁其長女者。次女有怨色。士人慰之曰。無憂貧也。乃因尙書武成篇。惟爾有神。尙克相予語。演爲封神傳。以稿授女。後其婿梓之。乃大獲利。考周書克殷篇。武王遂征四方。凡愁國九十有九。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魔與人分別言之。雖不知所謂魔者何謂。然亦足證小說之依託。廣成子見莊子。赤精子見漢書李尋傳。托塔天王見元史輿服志。哪吒見夷堅志。灌口二郎卽楊戩。其說皆不

爲無據。

西遊記。咸傳出元邱真人處機之手。然冷廬雜志曰。西遊記。推五行之旨。視他演義爲勝。相傳出元邱真人處機之手。山陽丁儉卿舍人晏。據淮安府康熙初舊志。藝文書目。謂是其鄉明嘉靖中歲貢官長興縣丞吳承恩所作。

### 鄭延平

鄭君懷陵。前清戊子解元。鄭延平裔也。相見京師。其人精熟通鑑。偶問輒能舉其詞。議論亦洞中興廢源頭。一日出鄭延平像見示。紙高四尺六寸。中寫畫屏錦帳。似繡閣中景物。一美人臨妝。髮長委地。右手執梳。秀髮握諸左手。迴眸視一少年。豐頤廣額。長眉入鬢。不冠而幘。著深藍衣。蠻靴佩劍。鄭君曰。是吾祖也。望之凜然。吾友楊君伯俞。與鄭同里。又同年。曾一展拜其像。言祠中聯多有佳者。竟不省記。但對余述其八字云。凜凜生氣。悠悠蒼天。鄭君請余爲祠堂記。余自審力薄。未之應也。

### 前清重科第

德清蔡啓傳。庚戌狀元。姪升元。壬戌狀元。升元傳臚時。有詩云。入對彤廷策萬言。句臚高唱帝臨軒。君恩獨被臣家渥。十二年間兩狀元。觀此詩意。其人是否能有心天下者可知矣。然一時詩老。咸豔羨無已。朱竹垞題其榮歸圖云。記聽句臚已十年。詞頭草罷擘宮箋。不知才子循陔後。瑣院何人下水船。又早朝圖。陳澤州詩曰。青緜被暖火紅綃。正是熏衣事早朝。幾日金燈歸院晚。天香須整侍臣貂。王漁洋詩。沉香火暖護香篝。走馬蘭臺露未收。曉日花間鈴索動。內人催喚撰詞頭。朱竹垞詩。遮莫鞦韆畫鼓頻。披帷風定燭如銀。繡墩只許狸奴臥。辛苦妝臺擁髻人。高江村詩。早識芙蓉鏡下人。朝朝聽漏卻芳茵。屏山不羨雙鷓宿。手作羹湯共苦辛。查他山詩。水精簾卷月如鉤。侍史妝成盡下樓。比似早朝還較早。不教君起看梳頭。以上諸詩。或質或佻。均不類諸老平時面目。然此等題目。佳處亦僅能如此耳。

### 小生

余居閩時。曾作書與一名輩。其人年鬢稍長。余自稱曰小生。其人得書大笑。余聞之

亦自媿悔不已。以投書非人。故蒙此譏。小生二字見韓退之詩。小生何足道。又酬司馬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云。嗟我小生值強伴。而呂和叔渭海昏集序云。不遠數千里。授簡小生。此數事宋吳枋宜齋野乘曾引之。非我臆造。甚哉不學之不足與語也。

### 南臺

余家居在福州城外南臺。而城中輕薄少年。咸以鄉下老目余。夫以一城之隔。即分文野耶。南臺居城外。無諸之釣臺在焉。或即以此得名。按蔣氏日錄。蘇有姑蘇臺。故蘇州曰蘇臺。相有銅雀臺。故相州謂之相臺。滑有測景臺。故滑州謂之滑臺。然則蘇人。滑人。盡儉父耶。余老矣。久客在外。而輕薄子同客者。尙時斥余爲南臺人。殊可異也。

### 母子稱謂

四朝聞見錄。宋高宗欲以憲聖吳氏爲后。謂之曰。俟姐姐歸。當舉行。此姐姐指韋太



后也。說文。小姐之姐。本蜀人呼母之稱。然則亦稱母爲小姐矣。前清景帝。則稱孝欽爲親爸爸。直稱母爲父。或引易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景帝之稱爸爸。或且本易而言。或又曰。此劫脅之使稱。似非本經意也。

### 翰林無恥

前清咸豐時。穆章阿爲相。童某者官翰林。爲穆門生。穆喪妻。童以文祭之曰。喪我師母。如喪我母。黠者戲云。穆妻爲母。則穆相當稱穆考矣。時陳官俊爲師傅。童亦出其門。陳喪妻。孝子席苦於靈次。童請曰。天寒世兄且處內。吾爲兄任其勞。而許乃普者。亦童之師也。許老病隆鍾。童忽曰。老師夜起須人。門生媳婦善於承應。今夜當令襖被來侍左右。許未及答。咄嗟間。夫人已在門矣。於是同官戲作一額贈之曰。仰惟穆考。又署聯云。昔年入陳。枕苦及塊。昭茲來許。抱衾與裯。

### 封神傳用事亦頗有來歷

一天暑。余家居苦熱。偶出乘涼。見村店上有人然燈作宣講狀。其下圍聽數十人。

余知爲講演義也。亦就聽之。方言姜太公射死趙公明。用七箭書。行法曰十九日。而公明死。竊謂其設想甚奇。後觀小浮梅閒話。中載封神傳所稱太公射死趙公明事。考太公金匱云。武王伐紂。丁侯不朝。尙父乃畫丁侯於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問卜。占曰。崇在周。丁侯恐懼。乃遣使者詣武王。請舉國爲臣虜。尙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己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丁侯病愈。趙公明事或卽脫胎於此。今乃知文字一道。萬不能倉卒將人抹煞。演義且然。何況人之專集。

溫元帥

閩人祠泰山神甚虔。今廟燬矣。然泰山之輔相。名曰溫元帥。又曰都統。面銅青色。猙獰如鬼。不知所出。余按夢梁錄云。廣靈廟在石塘壩。奉東嶽溫將軍。錫封正祐侯。然錄中所載。亦但循迹以記。究不能道溫之出處。

奇對

前清那拉氏當國時。恭親王奕訢適死。而德國亨利親王來華。時翁常熟罷相。而夏同龢大魁。有人爲作一聯曰。恭親王去。德親王來。見新鬼應思故鬼。夏同龢與翁同龢。願貴人莫學常人。華人詆外人爲鬼。故有新鬼之目。夏貴州人。翁則常熟人也。貴人常人。用思尤巧。

### 蜘蛛

余友王君言在巴黎時。有餐館絕巨。每食必一二百人。烹炙精良。一日有高冠華服人與食。進酒炙無算。垂徹得蔬菜。其人用刀叉翻弄。久忽起大詫。以爲饈中實毒。館人防爲座客所知。累其聲譽。則引而去之。不取一錢。已而是人又至他處。亦復如是。乃檢其衣囊中。得死蜘蛛三數枚。以食垂竟時。投蜘蛛其中。館人防墜其聲譽。必無敢校。因得大嚼而去。久之事敗。提將官裏。加以重罰。是皆王君所見者。述之。座客莞然。

### 琵琶

歐西有樂器類中國琵琶。彈之有異聲。有熟食之肆。市肉及脯。一日門外至一貧婦。挈幼子。可十一二歲。見脯趣其母入購。貧婦不得錢。請以琵琶爲質。值二佛郎。逾日有長髯偉貌。衣華服臨肆。見琵琶驚曰。此魯意十四時。宮中所用樂也。能授我者。請以五百佛郎易之。肆人不可。曰。此質物也。不能由我以鬻人。髯請以一千佛郎易。又不可。髯曰。然則請此質器主人來時。以我里居告之。匆匆草數字。鄭重而去。肆人計髯以一千易此器。爲器必古。果以五百與貧婦。轉市諸髯。則得利吾亦居其半。明日婦至。肆人請以五百佛郎易琵琶。貧婦不可。兒歎曰。食且不充。嗜古何爲。婦不得已。怏怏得五百佛郎以去。肆人待髯久不至。循其所書者迹之。亦藐然無得。始恍然墜人術中矣。

## 不纏足

纏足始於隋。然亦但約束小而已。非纏作弓樣也。冬郎詩。言美人之足。亦云六寸。歐西婦人。頗以小腳爲美。不過較男子爲小耳。非極力束之如菱角者也。余在南中

爲纏足新樂府。閨中傳誦。頗有化者。恆人竟以纏足之事。歸獄於宋儒。寃哉寃哉。按宋白廷玉湛淵靜語。伊川六代孫淮之族人。蕃居池陽。婦人不纏足。不貫耳。至今守之。然則耳且不貫。何纏足之有。古人固有大過人者。若妄揣度。直盲吠耳。

### 李廷珪墨

李廷珪墨。在東坡時已寶如拱璧。後此徒聞其名而已。余在杭州有歙人吳姓。自云家藏李氏墨一小段。重一錢三分。作奚庭珪。吳君且言庭珪本姓奚。南唐賜姓李。故曰李廷珪。余按墨史。引墨經云。觀易水奚氏。歙州李氏。皆用大膠。所以養墨。又云奚鼎之子超。甯之子起。而別敘李超子庭珪以下世家。是族有奚李之異。族有奚李之分。吳君固不能合李奚爲一也。

### 說部多顛倒

說部中有不可解者。如稱人之美。必曰潘安。將仁字斥去。稱潘美必曰潘仁美。卻增一仁字。余前已論過矣。至於岳雲。宋史列傳爲飛養子。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

曰羸官人。每戰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而說部偏以爲忠武所生子。關興者壯繆子也。而演義復以爲養子。何所見而然。殊不可解。

蒙古語

二十四史中。元史最劣。終明與清之世。元未嘗亡也。其勳烈多在歐西。余曾譯世界史。多敘蒙古事。皆元史中所不經見者。聞日耳曼古史。多載其事。若能精於德文。則元史或賴以修正。曾記一日叔子讀通鑑輯覽。忽問余曰。元人多名帖木兒。伯顏。阿木忽郎。不花之類。應作何解。余瞠然。因憶十駕齋養新錄中。有譯蒙古語數則。模糊記得帖木兒者。鐵也。乃檢示叔子。則伯顏者。富也。阿木忽郎者。安也。不花者。牯牛也。蓋蒙古人取吉祥之名耳。

方正學有後

前清未革命之前一年。有施姓下狀禮部。請復原姓。自稱爲方孝孺後人。爲人收養者。冒姓施。留其本姓於偏旁。今子孫蕃衍至數十。請予歸宗云云。嗚呼。燕棣之淫凶。

殺人甚於闖獻。其滅正學先生十族。以爲無噍類。顧乃有人。然則忠裔之存。固有天乎。按峒谿纖志。載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驅掠民畜而去。有僧曰延素。向其將徐舍人者乞命。舍人曰。余徐敬業五代孫也。夫徐氏不滿於武墨。至於族滅。而子孫竟有存者。矧正學之爲人。愈於敬業。乃反無後。有是理耶。惟此事曾一見王元美題方氏復姓記。言先生在圍時。以其幼子託上海余氏友。遂冒姓余。今乃云姓施。然則正學另有一子託人耶。或卽余氏之誤。顧前明已復姓矣。茲竟遲至四百餘年。再請歸宗。事有不可解者。然余終重正學。卽冒爲其後人無傷也。

### 萬歲

或問余曰。民國立後。無論何地。何人。何事。苟致祝祠。必呼萬歲。然專制之國。則專屬之皇帝。庶人不能冒稱。何也。余曰。此所以成爲專制也。萬歲二字。特古人慶賀之詞。韓非子巫覡之祝人曰。使君千秋萬歲之聲聒耳。馮異傳。時軍乏食。趙臣將兵來助。并送縑穀。軍中皆呼萬歲。馬援傳。援封侯。掾史皆呼萬歲。耿恭傳。恭爲匈奴所圍。絕

水鑿并拜。新泉湧出。衆皆稱萬歲。李固傳。固蒙赦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晉書張祚淫虐。張琚殺之。國人皆呼萬歲。唐書郭子儀執酒與回紇誓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觀此則萬歲二字。不專爲皇帝祝詞。原可通稱。民國之用此。蓋復古也。

場屋忌諱

前清乾隆時。會試文字有飲君心於江海句。御覽時。大觸所忌。乃廣宣上諭。張之各省貢院。斥士子之失檢。且云。此語原飲和食德之意。初無大礙。不過於文理欠順耳。實則此語。出孟東野章仇將軍良棄功守貧詩。飲君江海心。詎能辨淺深。搃君山嶽德。誰能齊嶽岑。高宗最博雅。乃亦未見此詩。而廷臣防上震怒。亦無道及者矣。

記孫生之言

及門孫生。一日忽語余曰。先生亦知世間賢子皆不孝。不肖子始知孝乎。余愕然不知所謂。孫生曰。自光復以來。英英少年。皆躋顯仕。又不屑華人家族之說。誰則念其



親者亦有裘馬麗都而老父方蒙敗絮者。叩之則謂二十歲後。子當另定門戶。何能以衰親自累。夫以少年爲顯仕。非賢子乎。充閭之譽方隆。而反哺之望已絕。轉不如不肖子之有求於親。逐日依依乞錢以去之爲親穩也。余曰。子之心傷極矣。子所謂賢子者。自賢其賢。與親無與也。所謂不肖者。蓋梟獍食母之心而已。激而謂之爲孝。正所以媿世之賢子也。然吾聞西人之年老者。恆愛家族主義。但以耶穌生日言之。前此百餘年。家人親戚大集而爲歡。今子姓門戶已分。轉形寂寞。感今思昔。恆多淚流。果華人能明國家主義。國亦可強。雖不顧恤父母。尙曰公爾忘私。今茲以嫖賭之故。置親於不顧。而曰吾國家主義也。孰則信之。於是孫生太息。不對而去。

### 王懿德呂荃孫

王呂二君。在前清咸豐朝爲福建督撫。不愜於民望。於是有人大書鼓樓云。總督王懿德。名藏兩心。一心害民。一心誤國。巡撫呂荃孫。姓有二口。上口食銀。下口食煙。余謂此意殆有所本。宋時龔崇義爲世師儒。郭忠恕調之云。近貴全爲曠。攀龍卽是聾。

雖然三個耳。其奈不成聰。崇義卽忠恕二字。解其嘲曰。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與上聯之意髣髴。

雜種

前清彭雪琴先生巡閱長江時。能便宜行事。無論官吏民庶。爲所檢察。有罪卽死。一日微行至一茶肆。有雜髮匠對人言不日彭雜種且至。衆宜審慎。雜種指先生也。或云。先生怒而誅之。余謂必不至是。按姜南投匭隨筆。今人冒人之桀猾不循理者。曰雜種。按晉書前燕載記。贊曰。蠢茲雜種。奕世彌昌。雜種二字。蓋見此。

元祐黨籍

余家藏元祐黨籍搨本。爲蔡元長書。凡三百九人。本出廣西。爲亡友高媿室先生所贈者。筆力險勁。書法與君謨大異。亂後爲奴取去。余按宋補之梁溪漫志。元祐黨籍只是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蓋紹聖初。章子厚。蔡京。卞得志。凡元祐人。皆籍爲黨。無非一時忠賢。七十八人者。可指數也。其後每得罪於諸人者。駸駸附益入籍。至

崇寧間。悉舉不附己者。籍爲元祐姦黨。至三百九人之多。於是邪正混淆。其非正人而入元祐黨者。十六七也。余家藏本碑之最後處。有章惇名。然則子厚亦爲忠臣矣。要之書法之佳。亦正不可漫滅。

### 天生對

前清四川高樹高枏兄弟。並爲御史。而其鄉人喬君。則名樹枏。時長學部者爲長白中堂榮慶。而參議孟君。則名慶榮。於是有人作對曰。喬左丞平吞兩御史。孟參議顛倒一中堂。余謂不如梁溪漫志所載。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之天然。宋紹興中。馮侍郎檝。羅侍御汝楫。或戲爲語云。侍郎侍御檝汝楫。無能對者。時范檢正同。陳檢詳正同。俱爲二府掾屬。徐敦濟續云。檢正檢詳同正同。同時以爲天生此對也。

### 青詞式

明史載嚴分宜善青詞。余少時不審青詞是何格式。頗欲知之。迨讀宋洪景嚴彙輯翰苑羣書。始解其例。例曰。維年月日。歲次某月朔。某日辰。嗣皇帝臣某。謹差某銜威

儀某大師。賜紫。某處奉依科儀。修建某道場幾日。皇帝臣某。謹稽首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太上老君。三清衆聖。十極靈仙。天地水三官。五嶽衆官。三十六部衆經。三界官屬。宮中大法師。一切衆靈。臣聞以下四文云云。尾云謹詞。

宋時人士上王荆公墓

王荆公墓。在建康蔣山東三里。與其子零分昭穆而葬。紹聖初。復用元豐舊人。起呂吉甫知金陵。時待制孫君孚。責知歸州。經從呂燕。待之甚厚。一日因報謁於清涼寺。問孫曾上荆公墓否。蓋當時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荆公墳者。五十年前。彼之士子。節序亦有往致奠者。時之風俗如此。曾子開亦有上荆公墓詩。事見清波雜誌。

袒免齊衰

中國之字。有不能如字讀者。一讀人卽大笑。如牂牁之讀爲臧歌。取慮之讀爲趨閭。方輿之讀爲房豫。曲逆之讀爲去遇。枹罕之讀爲夫謙。惡池之讀爲溥沱。休屠之讀爲朽儲。身毒之讀爲天竺。又讀捐篤。吐谷渾之讀爲突洛魂。万俟之讀爲木其。不一

而足。一日鄉人某君。在友家爲葉子格。有人以訃音至。座人讀袒免爲如字。聞者大笑。某君曰。爾引人發噱。大衆將齊衰矣。鬪牌之敗者。呼爲衰。某君亦讀衰爲如字。聞者尤笑不可仰。

### 以佳語名朝班

元李材解醒錄曰。國初序朝。執政大臣謂之擎天班。玉堂清署謂煥璧班。言官法司謂之劍鐔班。外戚謂之椒蘭班。親王謂之瓊枝班。功臣將帥謂之豹首班。其餘朝臣。謂之隨班。余方述此時。有人曰。然則今之參衆兩班。當名何班。余未答。有人曰。參議院宜曰黃鵠班。衆議院宜曰淋漓班。余愕然曰。何有此美稱。對曰。張某一去。則黃鵠不復反矣。不復反者。不能造反也。猶南人不復反之意。余曰。淋漓何謂。對曰。濃墨淋漓兩相麻也。墨盒一飛。墨點濺及兩議長之面。不成麻子耶。余笑不可仰。

### 包孝肅大堂

廣東之肇慶府。宋包孝肅出守地也。今其大堂尙存。雙扉嚴閉。歷朝太守至者。必焚

香禮其門外。加以封條。堂前有井。石闌鐵蓋。亦久久弗開。有人外窺堂中。則積壘爲公案。左右有數櫛。其上皆故牘。塵封徑寸。草生沒踝。堂中陳酒甕無數。屋亦滲漏。惟久久不塌。扉黯黯作朽色。亦不崩腐。所奇者木架之舊牘。在潮溼之老屋中。胡以仍存。此理殊不可解。意孝肅尙有神靈呵護其間耶。

李福泰

李福泰。閩之巡撫也。素以愛士自命。凡課士。必親臨督之。士有苦思不就。至嚴更尙未交卷者。李不耐。卽硃書懸牌於堂皇曰。本部院豈能終夜不寢。陪爾輩作文耶。見者愕然。然吾鄉張燮鈞先生。則大反李之所爲。嘗督學湖南時。終夜忍寒坐待諸生。而吏役往來傳呼索卷。先生謂學官曰。此輩毫無心肝。乃不許寒士構思。真闇無天日。學官笑曰。天亦垂明。正恐不能無日。先生亦爲莞然。然終坐待不退。

左文襄

甲申馬江之役。文襄督師。由上游取道入閩。將以兵復臺灣。父老萬衆環跪攀留。公

太息揮涕。自責。嗣聞敵船復近梅花港。公立率所部出防。迨知謀誤。始歸。沿路安撫百姓。人人呼丞相萬福。以中堂與宗棠嫌名。故易古稱爲丞相。比之諸葛忠武也。時公已老。尙時時騎馬出遊街市。見人屑糲米爲丸。糝以糖屑。用瓦器以火溫之。公見而大羨。一歸。卽遣人購取。公子孝同防。其不利於老人。力諫不聽。公怒。卒取食之。

### 飛龍傳

飛龍傳。爲述宋太祖龍興時事。敘世宗登極。及陳橋兵變。似是而非。至云太祖有鸞帶一條。伸之卽爲巨棒。此與孫悟空耳中金箍棒事相埒。余家居時。門臨池上。毗舍卽爲社公之廟。戲臺高出池上。涼陰四合。有陳華者。日講演義。雅有聲色。余亦時就聽之。鄉有老人年八十二矣。忽謂余曰。趙匡胤能使棒耶。余前數月。適觀鐵圍山叢談。卽應之曰。宋徽宗講漢武帝期門故事。出時。宦者必攜從二物。一爲玉拳。一則鐵棒。鐵棒者。乃藝祖仄微時。以至受命後。所持鐵桿棒也。據此以觀。則使棒事。或有之。小說家用孫悟空事。稱爲鸞帶所化。謬矣。

謝疊山母

余喜觀龔雲甫演徐母罵曹。有聲有色。然詞皆嚴厲。不如謝疊山先生太夫人爲雍容也。庶齋老學叢談載元兵南下時。至上饒。拘謝母。必欲得其子。母曰。老婦今日當死。不合教子讀書。知禮義。識得三綱五常。是以有今日患難。若不知書。不知禮義。不識三綱五常。那得許多事。老婦願得早死。且語言從容。略無愁嘆之意。主者無如何。釋之。嗚呼。謝母之度。過徐母矣。

陶詩題甲子

陶詩題甲子。謂淵明恥事二姓。故自義熙以後。不標年號。此說始五臣之注文選。按宋曾季狸艇齋詩話。言淵明之詩題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凡七十年。多半晉安帝時所作。及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宋始受禪。自庚子至庚申。蓋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卽恥事二姓。而但題甲子哉。此說本之虎邱僧思悅。亦自有理。

議員之口不如股



有浙西議員某者。起家州縣。頗有能聲。革命後罷官歸里。自云以八千金購得投票。是捐納之議員。非出諸科甲也。蓋謂科甲者。由選舉而得。捐納者。以金錢得也。故入場時。未嘗發吻而建議。恆示人自謂有權。人曰。既不建議。何由得權。某曰。彼口不如吾股。彼縱有翻蓬之舌。而吾股不動。不肯起立而贊成之。則少我一人表決。仍歸少數。是彼口大動。仍不如吾股之小動也。聞者大笑。

### 以犬爲戲

西人輕豕而重狗。以豕加人。則怒不可遏。若但言以犬。初不爲忤。然中人之行謔。則輕豕而重狗。朝野僉載。秋官侍郎狄仁傑。嘲侍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旁火也。獻曰。犬邊火。乃是煮熟狗。余鄉人尤本盧字梅友。原名瑞琳。余師戲謂之曰。爾姓名皆與犬近。尤愕然。師曰。盧非狗乎。詩曰。盧令令。又曰。盧重錘。非耶。尤曰。然則吾姓決非狗矣。師曰。尤字乃犬之斃者也。一足斃。故不成犬。而成尤。尤聞言怫然而去。

同名

近人姓戴。有名天仇者。奇矣。乃竟有同名者。余謂人之同名。如黃香叔夜之類。不一而足。舍人而論物。同名者尤多。木筆名辛夷。芍藥亦名辛夷。風伯名飛廉。雀亦名飛廉。劍名魚腸。竹亦名魚腸。老君名李耳。虎亦名李耳。藤名扶老。鳥亦名扶老。蟲名寄生。軍裝亦名寄生。鸚名晨風。馬亦名晨風。草名屠蘇。屋亦名屠蘇。馬名玉逍遙。牡丹亦名玉逍遙。其餘不可考者衆矣。

俗語有出處

閩人口頭語。多云不管他三九二十七。我總做去。不知此語乃出吳下田家志。一九至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筆簪。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陽當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兩頭擔。八九七十二。貓兒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然九九八十一。又見國策顏率語。大抵俗語中用之。指結局也。

## 兩頭共身人

前二十餘年。余鄉居有人。傳述橋南有異童。兩頭共身。觀者予以小洋錢一枚。卽與人談話。余卽日臨觀。果見此童子。年十一歲。面目如一。駢立。腹上有肉相聯。臍眼卽在此橫肉之下。腎囊作紫色。大如鷄卵。聯臂跳擲。甚輕捷。予之酒。此飲彼亦同醉。其父年三十餘。對余言二人時亦忿爭。遂不共枕。紐轉其腹肉。東西各睡。乃無所苦。唯病則同病。余思此二人者。死必同死耳。後乃不知其所適。按此等事。古亦有之。漢中平元年。雒陽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胡氏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止。臍以下分。內史呂會上言。案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草木之屬。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天垂靈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斯蓋四海同心之瑞。謹圖畫上。識者哂之。

## 拆字術

古之拆字稱神者。如春渚紀聞之記謝石。說海之記周生。泊宅篇之記蔡京坐客。程

史之記琵琶亭術者。夷堅志之記朱安國。皆奇驗如響。然皆無如余門人范開伯所言爲妙。范在揚州時。有以拆字稱神者。每日必有數十人集觀。一日有人書一岑字求判。術者不應。來人怒曰。盡人皆可問。何獨靳我。詎我無錢耶。術者曰。言之將爲君批頰。萬不敢言。亦不受值。衆大異之。爭爲力請決無批頰之事。術士舉筆。將岑字中間。塗一巨點。但露其上下鋒末。成爲巛字。笑曰。來客將以夫人爲倚門事耳。求卜者以手掩面。竄身而去。

祈雨

閩中有白巖者。巖下泉穴二。居人號爲龍目。危石插天。微徑斗絕。蛇行乃可上。上時巖頂作四方形。直下千尺壁立。觀之眩暈。人恆以胸貼石。伸首於外。下瞰巖腹。穴中出飛泉二道。一清。一爲石髓。作粉白色。交瀉石槽之中。槽亦二穴。受泉後。向下而射。然清泉與石髓不溷。石髓左瀉入槽者。則右出槽穴。清泉右瀉入槽者。則左出槽穴。祈雨之法。用錫爲湯婆形。以繩下試。抽提搖之。中有水聲者。例得雨。無聲則否。

祈雨二

又有所謂龍王吐水。則在寧德之縣。有危石作紗帽形。行人旋螺緣石紋而上。石盡入一巨洞。洞四周壁立。上有天光。入者如在井中。祈雨之巫。以巨繩密綴鐵鈎。向上力擲。鈎掛井闌之上。巫復挈一繩。緣前繩而上。就其上。落其所挈之繩。餘人以兩足踐鈎。兩手攀繩直上。既出洞井。行里許。復見一洞。深沈如墨。以火炬照壁上。作赭色。大書龍王吐水四字。然龍王二字照之立見。吐字已隱。水字更難見。若照見水者。雨立沛。更入則石壁鑿爲龍形。泉脈自龍口出。泉瀉石槽中。衆爭掬飲。其旁有石釜。上積木炭。人攜一炭下山。名曰平安炭。或言山斗如是。誰儲此炭者。余曰。是巫作僞以欺人。此易辨耳。

菜傭工殺人

閩中得海盜。動輒數十。駢戮北郊。尸首縱橫。狀至瘳厲可怖。前清咸豐時。獲海盜五十餘人。伍伯決囚。刃數下不能殊。則鋸殺之。囚悲號。有菜傭吳甲。年十九。見而憐之。

乃大訾伍伯。以爲無良。伍伯曰。汝能。則試爲之。吳甲釋擔。取刃。決三十四囚。刀過首落。而甲神宇鎮定。官見而異之。立收入伍爲兵。主決囚事。故事決一囚。得錢一千。吳甲得三十四千。荷擔而歸。侈陳於其父。父聞言大怒。力擲其錢。痛杖之。三日不已。甲走哭於武官署門。求退伍。官不可。尋其父以狀入。始允。嗚呼。業殺人者非良。若賣菜之翁。亦可云爲子善擇術矣。

觀音影

方廣洞天。石華結爲雲山。月照四大字。顯然可辨。洞之深處。經月光映射。隱隱現一觀音。長身執瓶。首微俯。長巾自其背下垂。歷歷如畫。無月則否。余日中秉炬入照。並無所謂觀音者。卽極意摹擬之。亦無一似。向夜月出。自遠內窺。則盈盈又現一觀音影矣。其事至不可解。

西湖畫舫

西湖畫舫。大者愈鈍。較諸瓜皮。遲可二十倍。然用之容與中流。觴詠娛適。則可。欲以

是徧歷湖上諸勝。日不能兩三處也。湖舫中有水月樓者。中署一聯。集宋詞曰。雙槳來時。有人似桃根桃葉。畫船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煙。一姜白石。一于上舍。均南宋傑作也。語至天然。

### 唐六如畫

六如畫法。與王雅宜山人同。六如用筆如懸鍼。有時皴法不用側筆。余幼時見其秋山行旅圖。樹法槎枒。一一向西。風力至橫。其下一客。狀至倉黃。上題一詩云。廿年行旅向關山。紈袴何知行路難。今日酒盃歌袖畔。渾忘門外是長安。書法娟媚入骨。後此見六如真本十數。實以幼時所見爲第一家。藏雅宜山人秋色長卷。筆鋒勁峭。良不及六如之工而有致。

### 回教不食豬肉之故

回教之祖。亦名女媧。男子也。上帝告女媧。大地將成洪水之患。於是女媧造大舟。集羣獸於舟中。獸糞高積。舟且覆。女媧大憂。訴之上帝。帝曰。汝引象以鼻向糞。以股向

汝已而糞中斗幻一豬。豬噓鼻中出一鼠。鼠大嚙。女媧復訴之帝。帝曰。汝以力擊獅額。獅亦必噓。噓出一貓。能捕鼠矣。於是回教視世界中唯豬與鼠爲最汙濁之物。此回教大師阿里言也。孟德斯鳩著之於篇。或非妄語。

五行五方妙對

前此都下工部衙門災。尙書金公合匠民大治之。有人出對句。以五行分按之。句云。水部火災。金司空大興土木。一時無能對者。後此有某舍人。自南方來。人極豐肥。自矜爲南人北相。終身貴不可言。於是輕薄子。卽取爲對句曰。南人北相。中書公甚麼東西。見者大噓。舍人無如何也。

辰州道士

河南田公太夫人病痰。久不愈。顧年高不能入峻劑。有言辰州道士能以符籙止病者。公召而試治之。道士作符後。以手拊太夫人之項。問痛否。太夫人曰。其螫余如螳吻也。實則道士已以刀啓其項。長可一指。乃用蘆竹。張其皮。斗然痰自中出。至二巨



益道士合其創以手拊之曰。愈。皮卽如故。不知是何術也。

### 左文襄寶文靖

故事大學士到任。必到翰林衙門。文襄以舉人入閣。不由館選。至時深以爲媿。卽自調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聞者粲然。寶文靖一生喜詼諧。旣至。亦笑謂左右曰。歇後鄭五爲宰相。時事可知矣。二公吐屬皆風雅。若光緒時。剛毅讀臯陶之陶。爲陶潛之陶。又稱舜爲舜王。自憤無文。則深與士大夫爲難。肆詈及於孔聖。宜乎其有庚子之亂也。

### 李三順

李三順閩人也。年十五六時。孝欽太后命將物事賜醇邸七福晉。行及午門。爲護軍所止。檢視盒中何物。三順不聽檢。遂閱閱。久之。三順置盒於地。奔奏太后。言守門護軍不聽出。孝欽適病。大怒而哭。慈安來省。問狀。孝欽曰。吾病未死。而護軍目中已無我矣。慈安曰。吾必殺此護軍。於是降旨。盡取護軍下獄。刑曹據祖制上陳。言門禁應

爾不宜殺。慈安曰。何名祖制。我死後。非爾祖耶。必殺。於是諫垣爭上疏。言皇帝孝。故治護軍宜嚴。太后慈。應格外加恩。以廣皇仁。以彰聖孝云云。疏留中三日。始以懿旨赦護軍。杖三順四十。

胡家玉

前清總憲胡家玉。以殿試第三人及第。朝考時。誤書烏有先生爲烏有先王。置三等。後三十年。溫陵黃貽楫。亦第三人。朝考中。誤拖藍爲拖蔚。失叶。亦置三等。黃出闈時。友人問殿中作。黃笑曰。烏有先王。吾其免乎。已而抵暮。閱卷大臣已散。而報條弗至。方知已抑卑等。胡聞而大笑曰。老夫久俟三十年。今日始得同調也。

趙高

趙高之惡。雖施之暴秦。然其慘無人理。實爲千古瑣禍之魁率。乃古逸史謂趙高爲趙之公子。抱忠義之性。自宮而隱秦宮中。爲趙報仇。張良大索時。卽避高家。故得脫難。按留侯世家。侯變姓名亡匿下邳。時趙高從秦皇帝。未聞家下邳也。人惡暴秦之

毒天下。特爲高開脫。以快秦亡耳。事頗無據。且此史亦疑僞撰。至拾遺記謂高有神仙之術。子嬰賚之七日不死。其說尤謬。

### 麻面

人以痘癍留面者。謂之麻。故京師中稱人恆曰麻子。至有以麻子爲招牌者。閩人稱痘癍則曰麻壑。余友楊夢蒼嘲其友人娶麻婦云。曉妝應被檀奴笑。萬壑廬山入鏡中。余爲之捧腹。夢蒼曾語余。麻面二字曾見何書。余按五代史慕容超傳。超後漢高祖同產弟也。嘗冒姓閩。體黑麻面。故謂之閩崑崙。麻面二字。或始於此。

### 痘

痘病爲滿洲人所不經見。入關後。始有是病。每遇民間患痘。而旗兵卽至。驅痘家人於四十里外。以故痘童多死於道。周墨西哥初無此病。自西班牙人至美洲。乃大傳染。墨人謂之熱病。以水淋之。多死。按北史崔瞻傳云。瞻經熱病。面多癍痕。然則北人亦以爲熱病。不惟墨西哥爲然矣。

汪堯峯

紀文達稱堯峯文。學術既深。軌轍復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經。與魏侯二家迥別。其氣體浩瀚。疏通暢達。頗近南宋諸家。蹊徑亦略不同。廬陵南豐。固未易言。要之接跡唐歸。無媿色也。鄙見汪文視雪苑。固無膺體。較叔子亦多靜氣。唯老來氣盛。不能容物。亦其一短。曾與歸震川裔孫辨駁。至爲其陵詆歸氏。固輕薄。然堯峯之量。亦不無可議。余每思堯峯。往往失笑。好與人爭辨。亦吾短也。

蘇小小墓

蘇小小墓。在西泠橋之次。遊人多投以輒石。墓上殆滿。不知其用意所在。按蘇小小有二人。皆錢塘名妓。一南齊人。故古辭有蘇小小歌。見郭茂倩所編樂府解題註。一爲宋人。見武林舊事。若按古辭。西陵松樹語。則此墳似爲南齊之蘇小小矣。聞近日小小墓邊。添一秋瑾之墓。論殺秋瑾者。某某也。聞拜秋瑾之墓者。某某亦在。余爲之捧腹。秋氏世所稱爲女烈士者。何地不可殯。乃與名妓墳兆相望。令人索解不得。

## 泰山沒字碑

余登泰山時。夜宿玉皇頂。薄暮坐沒字碑下。碑跌入土甚深。聞山中人語。每天清氣朗。泰安縣中。可以望見此碑。按始皇東行。到處咸立石頌功德。集古錄謂所經六處。凡七碑。而泰山爲封禪之地。詎李斯輩獨無文字以紀之耶。或言此爲碑套。其中必別有一碑。夫立碑用套。此千古所駭聞。如此巨石。永無能開之理。套之久久。與無碑同。始皇好矜衒己之功德。吾度必不如此。

## 人妖

廈門老孀某氏。十七嫁。十八喪夫。有尼僧授以採戰之術。孀乃告絕於夫家。並其外家。以少資立鞦韆肆。聚村間少年習藝其間。擇其健旺者與通。不數年業乃大昌。革命之前數年。已累鉅萬矣。年已九十有八。望之如四十許人。肆中匠工數十。而習藝之少年。凡二十八。孀每夕御四人。明日必飫以盛饌。與當夕者同飯。人凡七日一進御。至二十五歲後。則以三百金發遣。然幸無羸瘵之患。人頗以此安之。聞其人尙在。殆

百餘歲矣。陳石遺云。

掘蟲

江充之陷戾太子。巫蠱也。數千年後人人咸知其冤。且巫蠱亦決無其事。唯北史中則常有其獄。前清雍正五年。宗人府議奏允職於禁所埋藏魘魅。歷供不諱。又供出與阿其那共爲不法。應立正典刑。得旨免其正法。仍禁錮。嗚呼。埋魘於禁所。禁嚴魘從何來。時在廷諸臣。迎合上意。恆欲死允職爲快。寧果有是事哉。

查慎行

初白詩筆。七律直追放翁。多佳句。雍正間以查嗣庭之獄。幾罹不測。迨內閣議以查嗣庭所著日記。大逆不道。應凌遲處死。今已病故。應戮尸梟示。查嗣庭之兄查慎行。查嗣璫。子查灑。姪查克念。查基。應斬立決。然初白先生家居久。南北隔絕。實無知情之理。得免究。然亦瀕於險矣。

魏長生

魏長生者名旦也。燕蘭小譜中所謂阿翁瞥見也。魂銷者是也。能爲梆子腔。淫靡傾人。居西珠市口。乾隆末。和珅當國。時有斷袖之寵。出入府第無禁。氣燄橫一時。出門車騎若列卿。某御史至。風烈見而惡之。一日出。遇魏長生於道。擒而杖之。和珅不敢問。自是以後。小旦之車。皆障以青帷。此事見張松寥金臺殘淚記。

## 二等蝦

滿漢侍衛分二種。滿洲侍衛或以諸貝勒之子爲之。漢侍衛則武科進士入守宮廷。如閹者焉。其貴去滿人遠甚。有某伶者。曾爲滿洲二等侍衛某甲所狎。時至侍衛家。一夕侍衛招入侑酒。問伶嗜何食物。伶恃寵戲曰。嗜二等蝦耳。侍衛暴怒。卽嗾家奴數輩。將伶掖出。遞汚焉。自是以來。諸伶稍自矜惜者。多諱言入內城。內城卽正陽門四隅也。多滿洲貴家之宅。

## 何郎

何郎者。四喜班旦腳。艷絕一時。長蘆鱈買查友圻。歲以萬金予之。查豪侈。約何郎侑

酒。勿許先客罷。時某殿撰未第。悅何郎。招之至再。何悵然曰。君京朝官子弟。豈能與鄧通鬪銅山。此後但以手書見招。卽來。勿近我也。何每在查所。見書輒行。查怪之。以人告諸其父。一日父以人偵諸何寓。得之。乃召歸。痛笞殿撰。何聞而大慟。自作書勸其勵學。詞甚哀摯。某感動。遂閉戶研讀。竟大魁。

泉州人喪禮

泉州處福建之下游。民多出洋。如小呂宋。仰光。檳榔嶼。各島。富者或數千萬。亦有置產於外洋。而家居於內地者。其喪禮甚奇。人至而弔喪。勿論識與弗識。咸授以鴉片一小合。延僧爲梁王懺七日。此七日中。恣人所食。每餐必百餘席。餚只四簋。其中一肉一雞。肉切爲方塊。雞亦白煮。其高尺許。對座爲二物所蔽。幾不見其面。此方爲禮懺之末日。僧爲目連救母之劇。合梨園演唱。至天明而止。名之曰和尚戲。此皆余聞所未聞者也。

南北相輕



講武力者。北人多輕南。講文事者。南人又多輕北。實則靈氣所鍾。隨地皆有賢才。同爲中國人。萬不能有南北之軒輊。按江南餘載。元宗嘗語散騎常侍王仲連曰。自古江北文士。不及江南衆多。仲連對曰。老子出亳州真源。仲尼出兗州曲阜。然則亦不少矣。上有媿色。大抵所謂江山秀氣所聚。必生異人者。亦不盡然。太白所產之地。山石枯劣。初無靈氣。何以能鍾太白。卽以曲阜論。平衍無名山水。去秦岱尙遠。何以吾夫子篤生其間。蓋地自地。人自人。萬萬不能分南北矣。

### 醋誤

前清某部郎夫人。妬極而無子。某置妾於外。居潘家河沿。門題部郎之姓。而與部郎同姓同官者。適購一妾而別居。亦在潘家河沿。妬夫人聞人言。其夫置妾而背己。則大怒。挾奴媪命車而往。誤入他部郎之家。認其門題。官同而姓同也。咆哮闖入。而他部郎妾。方對鏡理髮。則拳棒交下矣。妾不知所爲。而他部郎適自署歸。見狀。知其誤。卽曰。吾置妾而汝來爭。則汝爲吾妻矣。命下鑰。不聽出。將引與同衾。妬夫人大窘。尋

爲其本夫所聞。踵門謝罪。乃罷。

誤用虛字

用虛字誤。不惟不通。有足令人噴飯者。亡友高媿室生時。曾語余曰。有人作家書與其兄。時同居疫死一人。而屠肆中肉價大貴。佃戶不足。新僱一人充之。又其嫂將分媿矣。如是瑣瑣者。亦易了事也。乃其弟好用虛字。其書曰。同居死了一人。其肉賣至一百七十八。家中新添一佃戶。嫂嫂所以肚子又胖矣。用一其字。用一所以字。其兄大驚。卽報書曰。家醜不可外揚。人肉豈容亂買。兄冒失而弟荒謬。真令人絕倒。

釣鴨

某生讀書於野廟。廟臨水村。村人多養鴨。四鄰皆鴨闌也。生每日必得鴨食之。一日余友人王君至廟。某生供鴨。王驚曰。君貧士。奈何有此常供。生笑而不言。王愈疑。固詰之。生曰。吾行釣耳。王曰。魚可釣。鴨亦可釣耶。曰然。鴨嗜食。吾用長繩。繩端屬鈎。引繩自牆上下釣。加之以餌。鴨吞餌。鈎刺其喉。吾引而上之。故每食必得鴨也。王曰。盜

耳。爲人所覺奈何。已而事果發。某爲村人逐去。

### 粟見觀音

福州駐防某前鋒。從征漳州時。夜經田中。見稻中發光熒然。初以爲螢火也。然光搖而長。心知其異。潛入稻中視之。則一稻莖上綴粟如豆。取歸視之。粟上現一觀音。衣裙及瓔絡皆具。金容滿月。誠異寶也。按法苑珠林。三界篇。六十諸天。共坐一針鋒之顛。今一粟中居觀音。尙寬廣有餘地矣。

### 恭邸去位

恭邸之去位。盛昱成之也。時濟寧當國。詔事醇邸。嚴旨黜恭。以禮王世鐸。閻敬銘。張之萬。孫毓汶。代之。醇邸總其成。豐潤張佩綸。素以直稱。在廣座中。敢醇邸。謂恭王勛望繫中外。不宜置散地。醇邸亦感動。將入告。忌者謂張有意衆辱王。醇邸怒。事遂寢。於是朝事寔不可問。而張亦以事論謫。

### 梭倫

梭倫希臘哲學家也。以事至智利亞國。王方以富強自命。衣七寶之衣。面梭倫曰。先生視世間之物。有華美似吾所衣者耶。梭倫曰。孔雀山雞。其華美之服。自有生以來。已焜耀人之眼目。若王衣服特外飾耳。去之仍不美。王曰。先生又曾見世人。一無憂慮。長享安樂者乎。意自方也。梭倫曰。敝國有窮士。居雅典。其爲人也。力作而日再食。餘力則教其子姪爲世通人。不怨不尤。斯真樂矣。王語塞。後王敗於波斯。波斯王將焚殺之。王臨死呼梭倫。波斯王怪之。叩以故。王一一舉梭倫言。且求爲窮士而不得。波斯王亦大悟。釋之。

## 伊利查

俄人伊利查。與其友伊柴木。約朝耶穌之陵於雅露撒冷。伊利查道行。遇餓人。遂舉其朝陵之資。贈之。活其五口。伊柴木行稍前。遲利查不至。遂獨往。至陵。禮於神碣之前。上然燈三十六。見伊利查拜於燈下。卽之已渺。如是三日。咸見伊利查。迨歸始知伊利查以周貧之故。中道折歸也。昔有女子。欲禮碧霞元君。拈香環室中。竟夕。欲蘇

其母病。而朝山者。亦咸見此女子。禮於元君座下。然則中俄之心理。固有同者耶。

### 張蕢齋

張蕢齋先生。豐潤人。前清侍從大臣。以直言極諫。重於時。生平有至行。嫡母病。劓臂和藥以進。居生母之喪。茹素三年。兄某有聘妻。絕美。未成禮。卒。遂不娶。然至暴烈。先生年四十。官四品矣。某恆楚撻之。取其冠加狗頭曰。此冠宜汝戴也。先生啜泣無敢忤。某卒後。先生百計乞其嫂氏之棺。與兄合葬。吳子儁太史。以經濟名天下。身後蕭然。先生爲梓其遺集。又爲吳可讀先生贖其故宅爲祠。風義之高。一時無兩。余鄉橘叟先生爲之銘墓。多紀實語。

### 閩浙粵婚禮之異

閩省娶婦。無取儻相。以黑衣椎髻赤足之村婦相禮。名曰喜娘。夫婦焚香告天。卽就香案前行合卺禮。喜娘爲祝詞。俚鄙可笑。而搢紳大家。亦襲用之。二百餘年不變也。浙西則交拜時。新郎手萬年青一盆。新婦亦然。親族左右。各十餘人。爭舉新郎。意高

逾新婦上者。則夫綱振矣。而婦家之兄弟。亦爭舉新婦。俾高過新郎。言後此不至被其陵踐。有一家萬年青之盆。忽就新婦手中墜落。適中其親族之顛。血乃溢出。然其敝俗。至今仍存。粵人則重驗紅。試之果處子。則明日必廣取小豚。炙而徧餉親知。否則闕然。人爭恥之。往往有儲紅以行僞者。至於臺灣之俗。夫婦交拜時。新人仰翻。髻及於地。名曰楊柳腰。尤可捧腹。

## 小滿

小滿。四月節也。余女一日忽問余曰。二分。二至。四立。皆可顧名而思義。獨小滿何謂也。余愕然不能答。逾年。閱宋馬永卿嬾真子錄。陝州夏縣士人樂舉。明遠嘗云。二十四氣。其名皆可解。獨小滿芒種。說者不一。僕因問之。明遠曰。皆爲麥也。小滿四月中。謂麥之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種該數類之種。謂種之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僕因記周禮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云。澤草所生。其地可種。芒種。稻麥也。僕近爲老農。始知過五月節。則稻不可種。所謂芒種五月節者。謂麥至是而

始可收。稻過是而不可種也。其說甚通。因錄之。

用成語之誤

道咸之間。吾鄉詩社甚盛。以李蘭卿兄弟。方在閩提唱。又張松寥許秋史鄭修樓諸先生。文酒往來。殆無虛日。且陳左海先生。方主講鰲峯。可云盛極矣。而城外某會館住僧。亦竊慕風雅。一日詩社諸公雅集。分韻。僧亦拈筆吟哦。忽問某公曰。僧人不恥下問。敢請卿雲之卿字。是否讀作平音。某公笑曰。上人宜停學問。（按卿字讀作慶）

用成語誤二

長白某公督廣東時。對客好用成語。吾同年方君志初。朝考第一名。盛一時。以事過嶺。某公宴於官齋。謂方曰。天下洶洶。何時可靖。據世兄管見。將持何術以了之。方忍笑不能答。余謂較文嚼字。必有失檢之處。余同鄉某生。亦好以成語爲雅謔。某侍郎父方陳臬浙西。侍郎與人讓座。彼此推挽。冠落。某生大笑曰。少宗伯以禮去冠矣。冠與官音通。舉座愕然。明年侍郎丁艱矣。頑固者固謂爲讖語。然某生之好用成語。亦

殊可笑。

鍾芳禮

鍾芳禮者。洪秀全丞相也。職尙衣。當入金陵時。立廠招衣匠。躬自庇護之。於是良家之子。不能紉者。亦往投匱。所全活者可二萬人。又周才太者。亦仁不嗜殺。請設牌尾館。收養孤貧病廢者。於是託疾求庇者。幾七千餘人。尋內應事洩。搜殺數百人。兩處遂廢。當時金陵殘殺。流血波道。而竟有鍾周之用心。李闖營中之李巖。不能專美矣。

幼童

洪軍得幼童。或以爲子。稱曰公子。或以爲弟。稱曰老弟。其稱老弟公子者。均以嬖寵畜之。非善意也。而又往往教以殺人之法。每刑人。必強使操刃。促之縱擊。久久膽壯。亦能殺人。雖謹愿者。至此亦足手刃數人。彼中用心。殊令人莫解。憶庚子之亂。團匪殺人。亦令童子操刀。匪類賊人之子。乃不約而同。殆天生其腦力。應如是耶。

凶宅



余客臺灣時。居近蜆子街。高屋三楹。中爲奴子洪福所居。左爲先子燕息之所。先子多赴竹塹。不恆歸寓。余則居其右方。時余方十八歲。夜自天妃廟觀劇歸。室中有火。青熒。余謂爲友人周鼎臣下榻。旣而捫索。門外鑰如故。則大駭。發扃後。室中洞黑無火。心知有異。怏怏歸寢。漏四下。几案皆動。小櫬行地作聲。拊牀驚之。聲乃愈厲。若與余抗。卽大怒。拔刃起舞。遲明筋力皆倦。遂昏睡。日高起視。處處皆刀痕。復大笑。夜來之妄。自是怪絕。余是年四月歸。五月有杜姓者。遷入。七日其妻縊。尋有人告余。此宅前後縊死五人。歷歷舉其名。聞之悚然。

### 燐火

余幼時。與王薇庵林蘅甫。讀書於台山書院。院在吉祥山中。叢塚所在。權屋鱗比。一夕余三人會文歸。時已三鼓。大門下鑰。遂趨後戶。後戶必經叢塚。至時燐火萬點。密如繁星。余謂蘅甫。試入羣燐中觀之。作何狀。蘅甫奔入燐中。燐攢聚不散。蘅甫歸。言去身丈許。不見一燐。薇庵亦往。燐集如故。歸言如蘅甫。余弗信。力奔而入。果不見一

燐。而二人言余所到處。燐乃辟易數丈以外。不二年王林相繼下世。意者陽氣衰。茶故積陰不相斂避耳。

握兩手汗

閩人爲人擔憂。恆曰。吾爲汝握兩把汗。此語甚奇。既而讀姜南投襖隨筆。引元史憲宗召趙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世祖曰。秀才汝渾身是膽。吾亦爲汝握兩手汗也。夫元史非僻書。必待姜南舉之始見。可見凡事未經留意。雖眼前事。問之亦茫然莫之對矣。

翦舌不死

余門人曹良銘妻某氏。伉儷至篤。一夕曹醉歸。妻已前睡。曹不解衣而寢。妻暗不能聲。血殷襟袖。已失其舌。已而四索得斷舌於席底。尙紅鮮。其家信巫。巫言不死。更七日舌長如故。此余目擊。萬非妄語。然考之舊籍。尤有奇於此者。楊元誠山居新話。元統甲戌三月二十九日。瑀在內署。退食餘暇。廣惠司卿聶只兒言。去歲在上都。

有剛刺哈咱慶王今上皇姊之駙馬也。偶墜馬扶起。則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胸。聶只兒曰。我識此證。因以剪刀剪去之。少頃復出一舌。亦翦之。又於其舌兩側。各去一指許。用藥塗之而愈。翦下之舌尙存。亦異證也。願元誠有無妄語。則不敢決。若余所見。固萬萬可證其無欺者也。

### 太乙石

友人王碧栖。恆言家藏至寶。名曰太乙石。石有牡牝。十餘年輒生一子。近生三子矣。余問石何狀。則曰類水晶耳。余大笑弗之信。前十六年。曾以舟訪碧栖於江上。問石所在。碧栖言請夜深觀之。既而自堂柱啓小孔入。探出小木合。中積燈草無數。言所以飼石也。石果如水晶。類古式西洋燈之玻璃穗。碧栖取石就燈示余。言中有腸胃。視之隱隱然。其旁有三小石。皆其子也。碧栖言尙有一。爲其季父發狂。以鐵椎椎之。石死。立變爲黑色。已棄去。後此以石問之。法人邁達。邁達亦大笑不信。今此石不知在否。願生子必約十餘稔。宜人無驗。不能盡信之也。

異狗

余客臺灣時。有董姓者。病瘧而嗜芙蓉。長日一燈。偃臥吐納。友人多集其室坐談。董能雅謔。聞者傾靡。余亦時至其室。夜分始歸。一日侍者傳外間有風狗。嚙人輒死。毗鄰執械伺之不可得。衆聞之不爲意。忽譁言狗至門外矣。侍者取械逐之。董急令閉關。已聞有狺狺聲達戶外。戶扃不得入。狗忽躍起。自窗間入。直趣董榻。嚙其足。復從窗躍出。爲侍者力刃而死。時屋中同坐者三人。皆無恙。而董中毒深。卒不救。病四十餘日死矣。迷信者言有夙冤也。

劉孝廉

劉孝廉諱其名。自云篤於伉儷。妻病死。劉爲詩云。來世因緣休再誤。此生夢寐倘相逢。夜則抱其夫人木主同臥起。又別作其夫人小木主。以象牙製小龕。懸之襟上。每語必及其夫人。久久人頗厭聞。劉亦怏怏不可自聊。一日友人造訪劉家。以爲劉失偶必獨宿。排闥就其牀寢。則方與傭婦同衾而寐。木主墜牀下矣。友人大笑。嗚呼。天

下行僞之事。支厲又安可久。悼亡之戚。孰則無之。苟盡其喪葬之禮。使逝者無憾。卽更娶爲嗣。續計亦非寡情之比。乃必僞示其義。而陰行其淫。使敗露後不值一錢。殊可鄙也。

### 蛇王

閩有漳胡版者。立蛇王廟。每屆王生日時。則村人百方求蛇。納之廟中。凡燭臺。香爐。及俎豆之上。皆蛇也。蛇有嚙人者。則具香蠟。訴之王。嚙人之蛇立盤於王之劍中。寸斷而死。是皆得之傳聞。余未果見也。問王何名。則曰。漢高祖所斬之白蛇。精靈不昧。遂王此間。余按高文虎蓼花洲閒錄。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於壁。而牛王居其中間。問牛王何人。則冉伯牛也。與蛇王廟同一可笑之故實。

### 武人作書語

前清某朝。引見南中總兵官。帝問之曰。汝來自江南。江南水患如何。對曰。浩浩乎懷山襄陵。帝不悅。曰。吾問百姓如何耳。對曰。百姓如喪考妣。帝大怒。下令後此武官不

許通文。吾謂武官通文。爲事非謬。文官通文。至於文不對題。則尤可哂。有知縣某君。初謁制軍。突問曰。老大人操何職業。制軍曰。僕起家寒素。先大人行商耳。知縣曰。然則大人可謂犂牛之子。制軍色變。某君惶恐謝罪曰。卑職萬死。卑職真犂牛也。

轉蓬

唐詩嗟予聽鼓應官去。走馬蘭臺類轉蓬。一日有人舉以問吾友林君世標。林君曰。如古所謂首如飛蓬耳。問者曰。詩言轉。不言飛。林無以答。轉以問余。余倉卒亦不能答。後二年。觀宋惟寶步里客談云。古人多用轉蓬。竟不知何物。外祖林公使遼。見蓬花枝葉相屬。團團在地。遇風卽轉。問之云。轉蓬也。可見人生博雅之名。萬萬難副。陽休之自負淹博。竟爲人所難。懊喪而死。學問之道。但求實際。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人固無如我何也。

嚴禁貞烈

閩中少婦喪夫。不能存活。則徧告之親戚。言將以某日自殺。而爲之親戚者。亦引爲

榮。則鳩資爲之治榭。前三日。綵輿鼓吹。如迎神人。少婦冠帔袞服。端坐輿中。遊歷坊市。觀者如堵。有力者。設筵飲之。少婦手鮮花一束。凡少年之未誕子者。則就其手中乞花。用爲生子之兆。三日遊讌既盡。當路結采棚。懸綵繩其上。少婦辭別親戚。慨然登臺。履小橈。以頸就繩而歿。萬衆拍手稱美。余七八歲時。老媪曾抱余觀之。迨年十九時。翁學本爲撫民分府。惡其事。乃大張告示以諭衆曰。爲嚴禁貞烈事。余觀而笑曰。然則勸導淫奔耳。聞者大笑。俗吏之不通。往往令人噴飯。

### 破鏡

前清穆宗大婚時。閩中財力尙豐碩。柴茶之商大盛。人人樂業。聞皇帝大婚。則沿途結采。夜中以童子衣綵服。唱歌。或演爲故事。無論男女。笙歌至夜四鼓不休也。大書坊額曰。普天同慶。余戲對曰。舉國若狂。聞者大笑。一夕余至安民之崎。見蠟炬如火城。迎面馬上有一麗人。作宮妝。有少年。執破鏡隨其後。則演樂昌公主也。余心異之。未幾穆宗晏駕。皇后亦崩。事固有先兆。殊令人索解不得。

以富人之母棺爲妾榭

聞有所謂羅漢者。則破靴黨也。當科目盛時。此黨最有力。動輒訐人之私。索金自肥。有某翁富甲一鄉。其人以道員候選。前清之制。丁憂未葬其親者。不得言起復。於是羅漢知其未葬。則令人舁其母柩。言葬其妾。翁大驚。知己牒官中言葬矣。不能以停棺被盜興訟。則使人以金了之。余友王君問余。古典中曾有此事否。余曰無之。唯宋朱彧可談。紀元祐大臣。於此事頗髣髴。按可談云。元祐有大臣父貶死。朱崖寓柩不歸。某既貴。自過海迎取。已更數十年。無識其父柩者。僧房中有數棺。枯骨無款記。不獲已。乃挈一棺。與其母合葬。後競傳誤取亡僧骨殖。紹聖初。言者欲萋菲之。以無驗不敢舉。由此觀之。古亦有羅漢矣。古之羅漢。以無驗不敢舉。終屬忠厚。前清之羅漢。據得官中舊例。居然得錢。正坐一則有驗。一無驗耳。

罵孟子

洪武帝罵孟子云。鄰家那得許多雞。乞丐如何有兩妻。當時尙有周天子。何必紛紛



說魏齊。余按罵孟子者。不始於洪武也。道山清話云。李覲字太伯。盱江人。素不喜孟子。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太伯家釀亦熟。一士人知其富有旨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堵未可知。孟軻深信亦懷疑。丈人尙自爲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飲。所與談。無非罵孟子也。

### 專制改人以惡氏

前清雍正。改其兩弟之名曰塞思黑。曰阿其難。蓋惡名也。然專制之朝。不惟改名。而且改氏。蕭子響叛。齊武帝改之爲蛸氏。馬何羅謀逆。馬后改之爲莽氏。唐則天時。改琅琊王冲父子爲虺氏。隋煬帝誅楊玄感。改爲臬氏。梁武帝改豫章綜爲勃氏。唐乾封元年。改武惟良爲蝮氏。吳孫皓以孫秀奔魏。改爲厲氏。劉誕謀逆。貶爲留氏。唐高宗廢后王氏及良娣。爲武后所殺。改后姓爲蟒氏。良娣爲臬氏。

### 避諱改氏

避諱歐西所無。徑以帝后之名。名其路。名其船。名其地者。不以爲嫌也。然中國自

周秦至前清。匪不避諱。易其名可也。竟有易其姓。事至可笑。宋以武公名司空。改爲司功氏。晉以僖侯名司徒。改爲司城氏。籍氏出安定。避項羽諱。改爲席氏。爽氏避漢元帝諱。改爲盛氏。莊氏避漢明帝諱。改爲嚴氏。師氏避晉景帝諱。改爲帥氏。姬氏避唐明皇諱。改爲周氏。弘氏避唐明皇諱。改爲洪氏。淳于氏避唐憲宗諱。改爲于氏。啖氏避唐武宗諱。改爲澹氏。恆氏避宋諱。改爲常氏。閩人避王審知諱。沈氏去水而爲尤氏。文潞公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晉高祖諱。更姓文。至漢復姓敬。入宋避翼祖諱。又更姓文。

## 男化爲女

浙江榆園許先生。年七十餘。禮余甚厚。遂爲忘年之交。已數見之瑣記中矣。一日余填淒涼犯一解。取正於先生。先生以宮商之譜按之。言尙無訛。余大喜。以此調最不易填也。語次。先生忽談及其戚李某。客皖城某公幕。年四十餘。有鬚矣。一日晨盥。鬚忽隨盥巾而落。二乳忽高。已化爲女矣。李大哭。不知所措。居停憐之。爲集數百金。令

歸。先生並出日記以示余。或不謬也。余按漢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子。漢建安七年。越中有男子化爲女子。華陽國志。武都丈夫化爲女子。劉曜時。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明隆慶三年五月。山西太原府靜樂縣民李良雨。娶妻數年。以不和離異。後臥病。遂化爲女子。譚紫霄化書曰。至淫之極。男化爲女。至暴之極。人化爲虎。古人固有是說。然榆園老人年高。余信其言。特其理不可解耳。

### 和尚入幔

余十六歲赴臺灣。趁一輪舶。名曰華福寶。船身絕小。有法海寺某僧。渡海募緣。亦趁舟行。舟中先有一官眷。四周圍以夾幔。僧嗜阿芙蓉。卽燃燈臥於幔外。舟入大海。風濤猝發。舟側。僧首并枕。悉入幔中。婢媪大呼。和尚入幔矣。爭起擊其顛。僧百口不能自辨。而舟益簸蕩。僧時入時出此幔中。而呼打之聲竟夕。然嘔吐淋漓。卒亦不能打也。余笑至腹痛。且嘔且笑。迨舟至滬尾。余懔懔如病矣。

甘兆功

甘兆功以諸生爲海軍管帶司筆札。舟至倫敦。病沒舟中。管帶不欲殯之岸上。而歐西無權屋。則賃一人家。厝其棺。意勾當公事畢後。挈以回華。厝棺之家。貧甚。得賃金甚悅。一夕妻子共飯。忽聞棺中作異聲。如爆竹。棺蓋立掀。西制棺內裹尸以鉛。鉛已隆起。西婦立暈。童子及屋主人皆狂呼出至舟中。呼管帶曰。趣往。中國死人生矣。管帶某公。遂挾醫生同往。醫生曰。電發也。時主婦亦醒。醫生用巨錐刺其尸。令人趣避。錐入尸氣縷出。微微有聲。尸漲立平。棺亦旋闔。醫生堅約勿聲。果爲官中所聞者。則醫生引出尸氣觸人。厥罪下獄矣。

奈何橋

閩人之爲死者資冥福。必延道士設醮。至第七日。則支板爲橋。橋下燃蓮燈。旛幢滿其上。名曰奈何橋。糊紙爲尸。納之紙輿中。子孫舁以過橋。焚諸門外。余問道士以奈何出處。則云。無可奈何也。余以爲其義未足。後閱山東考古錄。岱嶽之西。有水出谷。

中爲西溪。自大峪口。至州城之西。而南流入於泮。曰淙河。其水在高里山之左。有橋跨之。曰淙河橋。世傳人死魂不得過。而曰奈何耳。或且橋近東嶽。恆人言死必歸東嶽。故妄指此橋爲鬼魂所必渡者。然天下之死。皆至此耶。四川有酆都山。亦言人死必至於此。張船山詩有蜀哉蜀哉鬼之鵠。讀之令人欲笑。天下唯迷信。故附會。一附會。愈迷信。諸如此類。指不勝屈。可盡闢耶。

### 淫祠可笑

淫祠南方爲盛。猴犬豬狐。均有小廟。曰王。曰侯。曰聖母。曰仙姑。爲類至夥。其最可笑者。麻風之院。獨祀嚴分宜。以爲分宜罷相後。爲麻風院主。余先塋在桑溪之溪口。清明重九。掃墓必經院外。見分宜像。方供之高座。演劇以祠之。神怒目顰眉。烏紗袞服。狀至威猛。余笑曰。分宜非病癩者。何爲廟食於此。則宜乎關中餅師。祀漢宣帝像於肆中矣。以漢宣帝微時。有售餅之異。故訛傳爲餅肆之神。事見宋蔡條鐵圍山叢談。唯分宜之祀。則不得出處。

醉屠遭戮

常州范開伯。余門人也。能詩。恆與余遊杭州湖上。舟中語余。蘇州某緞肆中學徒。少年美風姿。肆樓對面爲人家粧樓。少婦日啓窗臨鏡。少年往往自樓上平視。彼此相悅。遂訂幽約。肆門本張幕以蔽日。因有橫桿。直抵粧樓之半。少年於樓桿緣過粧樓。幽會可經月矣。一夕夫醉歸。婦啓關。故帶之樓下。待少年緣桿過後。始挾夫登樓。少年匆遽間。遺其帽。時月光明徹。少年以手自指其頂。示婦以遺帽。婦誤會以爲斬醉夫之頭也。果以廚刀決其夫。然尸不得出。忽憶平日屠戶某。恆日過其門三數。而夜中又往往僞尋其夫同飲。時至搗門。於是下樓虛掩其扉。冀屠之至。而屠是夜亦醉過其門。款扉入。婦勾之上樓。則大呼屠來殺人。鄰人四集。見狀大駭。又知屠平日無行。屢屢調婦。則執赴官中。屠百口不能自白。讞遂定。婦本有餘貲。約少年遷皖而去。少年旣行。唯肆中李某悉其事。李忠篤不洩。乃不知開伯何由知之。

某公使

前三十餘年。某國公使挾其國力。頗凌巖中國。時京師無玻璃之馬車。雖公使赫奕。出時亦以常車。有御者爲河間人。被酒而尙俠。聞人言公使以力蹂踐我中國。則大怒。一日公使命車野行。御者驅至荒僻之處。叱公使下。批其頰者再。御者多力。公使不能抗。而又未挾手鎗。御者批後。請登車。公使曰。爾奴耳。敢批我。願旣批而弗逃。仍御我歸。獨不畏刑戮耶。御者曰。然。我不堪爾巖我中國至此。力又不能復。故引爾至此辱之。旣辱而吾恨泄。今請歸死。逃亦爲官中邇得。不如聽汝治之。我無懼也。公使知不能屈。且引以爲恥。轉笑慰之。終不付之官中。御者亦辭去。嗚呼。御者野蠻耳。事固痛快。然義和團之心。非如是耶。幸此公使防恥而見容。御者得無事。然克林德之死。刺客用心。正同此御者。欲以雪恥。乃不知石坊之立。貽國大恥。至於永永。故君子之復仇。見其大者。若區區若此御者之用心。是皆無教育之過。余之記此。非快此御者。正痛恨義和團耳。

甲子分配十二神

天下固有眼前之事。爲童子所問。至於瞠目不能答者。余往往遇之。余授徒龍潭精舍時。有溫陵學生年十五歲。文字已通暢。一日忽謂余曰。十二地支何以雜收鼠牛龍蛇之類。有龍無鳳。有雞無鴨也。且何取義。而位此十二神。余大窘曰。童子曉舌。難及長者。非禮。逾數年。讀說郛。見宋洪巽暘谷漫錄。謂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以爲名。鼠五指。虎五指。龍五指。馬單蹄。猴五指。狗五指也。丑卯己未酉亥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牛四爪。兔兩爪。蛇兩舌。羊四爪。雞四爪。豬四爪也。事近附會。然得是足以塞責。時學生已歸。乃寓書予之。並謝吾過。

## 洗面

閩人謂爲人調停覺隙。以杯酒相屬爲歡者。謂之洗面。北人則謂之打圓場。打圓場三字不知何出。若洗面二字。則固有出處。宋朱輔溪蠻叢笑。洗面者。借人助相讎殺。以牛酒往謝。名曰洗面。然非調停之謂。故同一洗面。閩人用之以爲居間。蠻人則用之以酬助惡。



僧蠟

余門人有汪姓者。貧而嗜讀。中前清舉人。余偶過其家。見二僧與其妻對坐。余愕。汪  
泫然曰。懷兄也。翁亦削髮開化寺。學生已作小沙彌矣。幸二兄爲學生贖歸還俗耳。  
余聞而惻然。旣而翁化去。汪以訃文見示。某住僧爲之起草。誤僧蠟作僧臘。彼蓋謂  
臘爲年也。余謂汪曰。汝聞僧蠟之說乎。汪曰。沙門皆相沿以爲臘。余曰。非也。按宋曾  
三異同話錄。僧家所謂伏蠟者。謂削髮之後。卽受戒如斷酒色等若干件。每歲禁足  
結夏。自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止。終西方之教。結夏之時。隨其身之輕重。以蠟  
爲其人。解夏之後。以蠟爲驗。輕重無差。卽爲驗定。而無妄想。其有妄想者。血氣耗散。  
必輕於蠟人矣。湯朝美作本然僧塔銘。寫作伏臘之臘。蓋未詳此也。汪生釋然。遂易  
臘作蠟。

殺人武

臺灣戴煥生之起義。實爲貪吏所激。遂生巨變。戴生平慷慨。爲鄉人所推。本爲小吏。

家資悉以贖贖貧乏。故變故起時。遂擁爲渠。率所部三人。一曰嚴瓣。一曰呂子。一曰大舌。二嚴披髮橫大刀。殺人取血。遍塗其身。每至一縣。必張筵召俳優。赤身踞案。啖嚼無算。妻曰元帥娘。臨陣厚抹脂粉。囊檳榔。拋擲城上。啖守卒。彼此諧謔。備懈。則疾攻破城入。呂子尤嗜殺。敗後擒戴入都。着火燒鐵衫。衫以線鐵爲之。煨久令紅。着戴身上。肉自衫網出。則以鐵爪爬去之。見骨而止。餘人皆就地駢戮。然爲刑不名一律。有殺人武者。官六品。設一木架。如坐榻。縛人腕於榻臂上。剗以小刃。掌立脫。掌脫。反其腕肉。令仰卷。則二白骨挺出。然後取其心肺。又一法。以嚴繩束腰。臂絕急。腸胃盡縮於上。則以剗草之刀。腰斬之。抱其半身置漆案之上。血熱與漆相吸。不可驟拔。氣未全洩。人亦不卽死。聲厲如牛喘。逾數刻乃死。凡此淫刑。余十六歲至臺灣時。尙一見之。野蠻之不足語以人道如此也。

## 臺灣蠱毒

余居淡水時。爲前此四十五年。淡水居人寥寥然。開門卽西海。海灘怪石雜立。色正

黑時有三五漁舟聚其下。極北有茅屋。時時有紅衣婦人倚扉立。婦名阿環。頗有姿首。逾數月忽聞環病。又十日言環死。且失其一股。蓋環與鄰娼爭一男子。鄰娼不能勝。與蠱以厭之。環遂死。或言以蠱矢投湯液進之。自足趾膿潰。亡其左股而死。野蠻之人。固有非人理所喻者。此事爲余目覩。初非得諸傳聞。

### 髻史

自余少時。見婦人髻。恆作元寶式。稍久則延長其後。作調羹式。名曰姑蘇髻。三十以後。則見童娃。分二髻於左右。曰琵琶髻。吾鄉之人。亦時爲之。又用鐵絲爲格。作拍板髻。十餘年以來。但見作圓髻。近則大異。拖髻於後。以髮作髻托承之。則不知是何髻矣。又近則盤髮如靈蛇。近額作古粧。或名爲共和髻。間見一二車中女士。直散其髮。繫髻於髮之盡處。不審更作何名。按唐段柯古髻鬢品。髻始自燧人氏。以髮相纏。初無繫縛。周文王始加珠翠翹。曰鳳髻。又名步搖髻。秦始皇有望仙髻。參鸞髻。凌雲髻。漢有迎春髻。王母降武帝宮。從者有飛仙髻。九環髻。漢元帝宮中。有百合分綃髻。同

心髻。太元中。公主及婦女始有假髻。趙合德有欣愁髻。魏明帝宮有涵煙髻。晉惠帝宮有芙蓉髻。梁宮有羅光髻。陳宮有隨雲髻。隋文宮有九貞髻。煬帝時有迎唐八寶髻。又梳翻荷髻。坐愁髻。高祖宮有半翻髻。反縮樂遊髻。明皇宮中有雙髻。望仙髻。迴鶴髻。貴妃作愁來髻。貞元中有歸順髻。又有鬧埽粧髻。以上言宮粧耳。若在臣庶家。則梁冀作墜馬髻最有名。長安城中有拋家髻。及倭髻。王憲亦作解散髻。斜插髻。若余所見之散髮繫髻於髮之盡處。殆解散而兼拋家者也。嗚呼。解散拋家。直亂離之兆。吾不能無履霜堅冰之懼矣。

四書對

宋人四六。好用四書成句爲對偶。有時以四書成語對經史子集。亦各臻佳勝。如周必大草張子蓋除淮南東路招撫使制。有云。雖以至仁伐不仁。屢贊弔民之盛舉。然殺無道就有道。豈吾爲政之本心。葉顥除左僕射制。失名有云。有欲爲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瞻儀之望。鄭丙謝宮祠表。有云。祿足以代其耕。遂免

啼饑之患。食焉而怠其事。難逃尸素之譏。應松湖代宣司賀復泗州表有云。後我后  
後來蘇。爭持牛酒。有不戰戰必勝。行洗甲兵之類。不可枚舉。然須烹煉而成。終不如  
紀曉嵐之脫口而出。如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伯夷非  
其君不仕。孟子致爲臣而歸之。渾成。近陳叔冶爲余述輕薄子作四書對。則真墜入  
惡道。如以力假仁者。霸。何必公山氏之之。孟孫問孝於我。我賜也。何敢望。回。不  
惟無理。而且大褻聖言矣。

### 老饕

有鄭君者爲余言老饕事。其語近戲。然至有風趣。老饕者恆就人而食。有食輒不召  
而至。人厭苦之。一日友人思有以創之。設席樓上。預鋸樓板爲方形。可以置坐榻者。  
四隅留鋸鋒不斷。嵌附裁可一線。有人就榻。則並人與榻立墜之樓下。部署甫竟。而  
老饕至。踞筵大嚼。席將竟。無恙。主人疑。下樓見四鬼各以挺抵老饕坐處。老饕遂不  
得墜。主人咤曰。此饑人。吾將死之。汝抵吾板何爲者。鬼笑曰。此人生時累爾。既死。行

且及我。我非救饑人。自防破鈔也。

買水

聞人之喪父母。臨大殮。則浴尸。投一錢水中。汲而燻之。杭人亦然。舉死人衣冠。就水次。亦投錢然後取水。及衣冠同歸。就殮。余乃不知禮之所自出。尋讀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謂欽人始死。孝子披髮頂竹笠。攜瓶甕。持紙錢。往水濱號慟。擲錢於水而汲歸浴尸。謂之買水。否則鄉里以爲不孝。今欽人食用以錢易水。以充庖廚。謂之沽水者。避凶名也。

表忠觀

余居杭州三年。春秋佳日。必以舟過湖。盛夏則否。以湖水受日。熱氣蒸騰。往往中暈。故但侵曉出城。至錢王祠下。看荷花。露荷未經日光。明豔動人。香氣亦異。紅牆高柳。田田彌望。絳縞間錯。殊異觀也。祠中尙有表忠觀殘碑。以觀在山上。旣圯無存。始移碑於此。俗亦稱爲表忠觀。余讀東坡送錢道士歸杭詩。有小引云。通教自杭來見余。

於吳興。問觀亦卒工乎。曰未也。杭人比歲不登。莫有助者。余曰異哉。杭人重施輕財。是不獨爲福田。今歲成矣。其還乎。詩之末句。則云未信諸豪容郭解。卻從他縣施千金。據此則東坡以千金助成此觀矣。當東坡時。錢氏式微未久。其裔孫尙爲道士。修觀尙乞諸他縣。矧在今日。孰念王者。則宜乎廢舊觀而遷碑於此也。

### 牛皋墓

輔文侯牛皋墓。在棲霞嶺下。余往往以腰輿游西南諸山。道左輒見張憲墓道碑。乃未及往拜。一日遊紫雲洞。無意問住僧。遂得輔文侯之墓。墓砌石作圓形。荆榛殆滿。無路足至墓下。時余東道主人爲陳君。方授仁和縣。余請陳君爲侯修墓。陳君諾。出三百金。付諸奴子黃福。余爲作碑文。詎黃齎於侯墓。而豐於碑亭。墓僅去草而已。而亭則煥然金碧。以石爲柱。一夕大雷雨。亭圯而碑巋然。余竊自太息。謂侯尙有靈。旣又自咎其迷信。欲爲記以紀。至今未果成也。

### 虎睛爲小兒所中

同社莊友三爲余言山家有小兒。可遇許。閩人無搖牀。但編竹爲小輿狀。前橫如式。坐小兒其中。坐處鑿板爲孔。承股際。以通便溺。名曰轎車。母赴田。則移轎車置之門次。兒啼。家人授以火篋。小兒執而玩弄。虎來近轎車。以頷承其式。視小兒。涎及其椽。小兒悅。虎睛通明。忽以鐵篋抉其目。虎大呼而反奔。小兒亦驚暈。翻其轎車。虎且奔且撲。其眼中之鐵。鐵深陷入腦。虎死。小兒驚癩累日。得藥而蘇。余謂此事與七修類稿所載略同。四明象山縣有樵童入山。偶遇脫窠之虎。行倦而氣促。攫童坐身下。虎陰偶觸童手。童一搔摩之。而虎慾熾。出其陰。久之虎睡。童出縛柴小繩。縛虎陰。繫繩端於樹根。力掣而脫去。虎咆哮不能行。家人往觀。則虎死於樹根矣。二事均出之童子。然轎車之童。天全而無心。行樵之童。心黠而近褻。乃其事爲人百思所不到者。故兇人之罹害。亦有出人意料之外。

## 俗語本有出處

余居閩授徒。一日出史題課學生。題爲史記衡山王論。有一學生。頗聰慧。文筆亦略



可人。中間忽用王不長進四字。友人林君子森大笑。余曰。論學生用此三字。原是俗筆。若謂不長進三字。無出處。則又未必。微憶五代唐明宗責王建曰。汝爲節度。不作好事。不長進。則此三字。固不能謂之無出處也。

### 巨蛇

閩有寧德縣者。山縣也。山多檉木。取以爲甌。故寧德人業甌者多。有某甲病癩。家人逐之。乃廬於山中。日取檉以自給。一日樵於叢莽。忽有巨木互道。適行倦。乃坐其上。取菸吸之。菸燼。叩其餘灰於巨木之上。木忽大動。流走而趨下。亂莽爲開。視之。巨蛇也。大驚而逃。越日見此蛇蜿蜒自崖下復出。長可數丈。癩者翳樹陰觀之。識其道路所出。然蛇過處。道有餘腥。似滑涎。蛇上下必趁滑而行。行乃無沮。癩者則取竹削爲小籤。待蛇過。一一密籤其道。然蛇之入山。必經日始歸穴。旣循故道。腹受籤而開。蛇死。癩者取其肉食之。十日弗之盡。然癩愈矣。

### 桃葉渡可笑

余未至江寧。然南來者談桃葉渡。特城中之小河。河身既狹。雖有夾水之河廳。然俗劣不堪。而所謂問柳者。則一小飯莊耳。謂當日王獻之接桃葉。卽在於此。深不可解。按江寧府志。桃葉渡。古建康北江中之洲。其形甚長。殆可百里。故北來之兵。自大峴至江。不能逕渡南岸。必須西上歷陽。至采石。方得過江。惟陳之亡。韓擒虎。賀若弼。旣破陳矣。晉王廣。乃自六合鎮桃葉山。乘陳船而渡。蓋渡至洲上。又有陳船相接。故可至南岸。桃葉渡由此而名。則獻之歌中所謂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者。或卽在洲上迎接耳。若城中之秦淮河。無所謂江。亦未必有苦。細觀詩意。文不對題。而好事者。猶指以爲實。則喜是處便於狎遊。故豔其名而不暇考耳。

滕王閣勝概不可信

滕王閣。余曾一飲其上。朱楹丹柱。皆百年以上物。尙出於後來之修整者。顧無人管領。而前清卽用之爲委員局所。所謂局員者。奴顏婢膝。彼知名勝爲何物。閣上列長案。加紅桌圍。陳錫製之硯。配以絕鉅之籤筒。無論風景爲之殺盡。卽無此俗物。而空

規殘狀亦萬萬不堪寓目。閣外小船如蟻。木頭堆積。船戶立小蓬屋於木排之上。西山隱隱。伏如小龜。沙滿江瀦。厥狀如湫。不知秋水長天。卻在何處。若畫棟珠簾者。則固見之矣。是日某公燕余。炙小豚。堅硬如鐵。以箸叩之。腔然作聲。風物如是。食物如是。可稱滕王閣中雙絕。席間有人問余都督閣公。何以史亡其名。余以閻伯璵應之。已而自覺其謬。伯璵者天寶時人。其人未嘗爲都督。事附見王勃傳中。余亦以訛傳訛耳。

### 長城

余讀魯濱孫飄流記。魯曾一至長城之下。輕藐城工。以爲以英國工程隊數百人。攻之城可立下。然後此歐人至其地者。則又稱美無已。幾與埃及之金字塔同爲殊特之觀。歐人量度金字工程。非百餘年不就。非百萬人。不爲功。而當日皆寡學問之人。胡以成此偉觀。卽言中國之長城。始皇亦但用十萬之衆。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墾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夫以萬餘里之城。以十萬人治之。則一

里之成功。不過七八人耳。史之難信如是。

東人讀唐詩

余在杭州時。有伊藤賢道者。爲本願寺僧。一日飲余。座有歌者。能歌唐詩。聽之一字不解。則以漢字讀爲和音也。詩爲張繼楓橋之作。歌者作勢跳舞。無一類漢音者。余因憶劉貢父詩話。余靖兩使契丹。能以胡語爲漢詩曰。夜筵設邏(厚重也)。臣拜洗(受賜也)。兩朝厥荷(通好也)。情幹勤(厚重也)。微臣雅魯(拜舞也)。祝若統(福祐也)。聖壽鐵擺(嵩高也)。俱可忒(無極也)。詩不過以漢人之語。易以遼字。想彼東國歌者。亦殆以漢字譯爲和文。實則天下文字無不同者。特音吐異耳。

快活語

金聖歎評西廂記。與斲山論快活事。有云。留疥瘡數點於私處。閉戶澡之。豈不快哉。又早起沾帶牀枕間。聞家人私語某人已死。問之。則城中絕有心計之人。豈不快哉。云云。余少時曾補入十餘條。今都不省記。但記兩條於此。一爲大病數月。歷藥不效。

然尙有知覺。微能飲食。而舌本碧如苔痕。食入有同嚼蠟。又便溺一一需人。見問病者來往。輕捷如仙人。心羨其人不已。旣而忽得良醫。一二劑霍然而蘇。飲食健進。鹽豉皆甘。膚革亦粹長。薙髮澡浴。命輿過其最親之朋友。輿中高拱。若在雲端。豈不快哉。一娶得美婦。不經月而岳氏病危。婦又篤於孝行。再三哀請往侍父疾。累日不愈。至於經月。雖日日造岳家問疾。與婦相見。顧不得近。已而岳氏之疾漸瘳。婦將言歸。訂以某日。以輿往迓。則喜不自支。徘徊廊廡。望門而俟。入視繡闥。翠幔四垂。殘春已過。窗外綠陰漸成。時交上燈。角枕羅衾。微聞薌澤。已而侍者歸。言外氏留以明日。則懊喪頽廢。夜長如年。至於明日。垂暮。中門忽開。肩輿直入。則亭亭如仙者至矣。豈不快哉。

### 奸臣便捷

前清道咸間。某相當國。廣納賂賂。有程督者。號程要金。梁撫者。號梁不滿。一日宣宗問相國。程梁何以有此外號。相國曰。程性躁。每對僚屬言事。必曰要緊要緊。梁性緩。

則曰不忙不忙。以要緊爲要金。以不忙爲不滿。一聲之轉耳。宣宗大笑。余按宋廬陵曾敏行獨醒雜志中。載蔡元長事。正與此同。京嘗論薦毛友龍。召對。上問曰。龍者君象。卿何得而友之。友龍不能對。遂不稱旨。退語元長。元長曰。何不曰堯舜在上。臣願與夔龍爲友。他日再薦之。復召對。上問大晟樂。友龍曰。訛。上不諭其何謂。已而元長入見。上問之。對曰。江南人喚和爲訛。友龍謂大晟樂主和耳。友龍遂得美除。

善才

余家橫山時。與吳姓者同居。吳有女名月容。塾師授以白香山琵琶行。女讀之甚淒清動聽。余竊笑塾師何爲授女弟子以此作。逾月女忽謂余曰。詩中所謂善才者。詎觀音大士前善才童子乎。余大笑曰。塾師謂何。女曰。塾師但言善才人名耳。余曰。然善才姓曹。爲曹保之子。善才子曹綱。三世皆能琵琶。白樂天又有聽曹綱琵琶示重蓮詩云。撥撥絃絃意不同。胡啼番語兩玲瓏。誰能截得曹綱手。插向重蓮衣袖中。事見宋聊復翁趙德麟侯鯖錄。茲事隔三十八年。因爲瑣紀。卻憶及之。

髯頰

庚子余居杭州。有人示西洋人異相。自目眶以下皆髯。望之幾不類人。因憶余族弟發。亦然。兩頰純黑。發言隔三日必一薙。不則長如刺蝟矣。余按王晉卿觀唐莊宗遺像云。兩眼外皆髯。故晉卿作詩寄曹貫道云。代梁繼李號良圖。卻惑歌兒便喪軀。試拂塵埃覘道貌。原來滿面是髯鬚。然則古人固有之。不足異也。

奇對

李合肥帥北洋時。淮軍舊部晉謁求位置者。合肥色霽禮恭。則其人決無望。經合肥罵詈斥辱。大呼曰滾者。則明日檄下。得差委矣。因有人戲曰。一字之衰。榮於華褒。衆大笑。苦無所對。時有某縣令私其傭媪。媪謀諸本夫。僞逃。令其夫脅劫縣官。向之索人。縣官不爲動。媪夫遂資緣拜其刑幕問策。果得錢者。則請上其半。刑幕許之。一日席間。論及主人私傭婦。婦遁。律宜坐主人。則僞引律例以恫喝之。縣官大恐。因問曰。果有是者。厥罪如何。刑幕曰。不過出口耳。縣官因以二千金授媪夫。求平其事。於是

遂得對句曰。彼婦之走。可以出口。聞者絕倒。

奇對二

崔某太平人。曾出使歐洲。以公使之尊。出必趁公車。赴市買魚肉。過溝沿。苟見溝中斷繩。亦必拾之。嘗從使樓自澣其襪。以水外覆。巡警進而干涉。不齒於英之政府。然好咬文嚼字。嘗客湖北。時飲於公署。魚至且食。且曰不食武昌魚。屢言者再。時有人戲對曰。寧作太平犬。而崔適太平人也。時以爲絕對。

點劇招尤

前清承平無事時。官場好演劇以延賓。然往往因點劇之故。詞中傷及主人。動致失歡。且有引爲仇讎者。方楚南楊君督閩時。某臬司點楊業碰碑。中有老外扮爲蘇子卿之神。以杖叩羊背曰。老羊老羊。汝年已老。當此兵荒馬亂中。胡不歸也。楊聞言以爲諷。其罷官拂衣而去。余聞而笑曰。事尙有奇於此者。言之令人捧腹。昔有翁婿皆貴顯。婿家演劇。燕其泰山。點掃秦。以爲必無礙也。及秦檜夫婦入寺拈香。祝曰。此一



柱香。願岳家父子。早早昇天。此指武穆及岳承宣也。其岳氏大佛。以爲咒詛。至於失歡而散。則可笑更甚於老羊矣。

### 破傘

楚人彭公光藻。宦閩時。權撫民同知。有惠政。一日微雨。乘輿過市。食肆中二客。皆陳姓。爭傘。傘柄鐫有陳字。彼此互指以爲據。市人不能辨。公輿過其地。問狀。引歸署中。判曰。爾兩氏皆陳。而傘不能言其主人。今判擘傘爲半。分授二人。則爭息矣。見者大笑。二人持半傘出。公令役尾之。觀其所爲。一人半道笑而擲傘。一人則大怒罵詈。公令役取歸二人。語笑者曰。汝惟有心詐人。得傘無用。且以我爲糊塗。大笑而擲之。此汝詐人之實迹也。彼無故破其傘。大怒亦罵我爲糊塗。此固常情。汝今以錢償傘值。更責四十。以懲汝欺。觀者始服。

### 藍鹿洲先生

吾鄉藍鹿洲先生。鼎元。善文章。有政術。令廣東某縣時。判決如神明。又善捕盜。盜風

以熄。常有兄弟爭產。先生不直其所爲。且不臨鞠。命以竹筒通鐵繩於筒中。兄弟對面互鎖。終日相視。相去不盈二尺。凡有洩便。必彼此相引。雖各蓄多金。咸不能進而求免。遂囚拘數月之久。先生潛以人偵之。初加鎖時。彼此弗願。既而不能久背其面。則稍相視。既而歎。既而流涕。既而大哭曰。我同產也。胡爲以蔑蔑之金錢。忍辱至此。願請官平其訟。不抗爭矣。先生聞之。卽召其妻子停於外廂。自升座問之曰。爾兩人各有幾子。兄弟言各兩子。先生歎曰。爾父過矣。既生若兄。卽不宜更生若弟。遂兆今日之爭。而汝兄弟。又不幹蠱。復各生二子。則異日爭端。又由爾伏之。累及縣官判鞠。且奈何。因令二人之妻各上曰。若翁生爾夫兄弟。分產不均。故爭訟至此。今爾各有二子。異日學父所爲。亦必構訟。我意不如爾二人各舍所不愛之一子於卑田院。不惟可以獨享其產。亦息異日爭端。汝如何者。趣一言決。二人夫婦咸叩頭曰。願留其子。誓不更爭。先生曰。善。在爾視之。則爲兄弟。各宜自豐其私。不知若翁在日。視爾猶指也。指十出。然無不愛者。世寧有不愛之指。斷之而不知痛者耶。今汝兄弟之爭。則

若翁泉下之痛。直痛斷指耳。且汝知愛子。若父獨不知愛耶。試一捫心。思之愧且無地。何有於爭。兄弟乃同泥首於堂。稱謝而去。

### 太監娶妻中外一致

漢書劉愉傳。常侍黃門。亦廣娶妻。周舉傳。監宦之人。亦復以形勢威侮良家婦女。閉之至於白首。歿無配偶。單超傳。四侯轉橫。多取良家美女。以爲姬妾。按此則太監娶妻矣。趙氏翼。謂浣濯饋饗之事。亦所必需。實則不然。太監固有男性。御女時。則力抱而較之。至於汗出而止。孟德斯鳩謂波斯人。有舍其夫而寧事奄人者。然古波斯之俗。亦正與中國同事。有不謀而合者。殆性理中本有此一種之思想乎。

### 關勝關太

宋史載劉豫降金。殺其驍將關勝。勝不從逆故也。按水滸有關勝。癸辛雜志。龔聖與作關勝贊云。大刀關勝。豈雲長孫。雲長義勇。汝其後昆。以其時考之。宋江作亂。正在宋末。然則劉豫所殺之關勝。卽水滸之關勝耶。世之圖關勝者。赤面大刀。其狀似壯

繆。於是凡關姓者。匪不赤面。匪不大刀。而施公案之關太出矣。太號小西。蓋自命爲山西人。似卽壯繆之後。小說家無識。盜襲可笑。

後身

人之稍有智慧者。卽自稱曰。余爲某名人後身。無稽之說。辯不勝辯。又不已者。又自託爲王蛇。爲天狗。爲虎。爲猴。不一而足。此皆好奇以炫世。不足當人一笑。其最可笑者。沈德符野獲編。載徐鵬舉岳。其父奎璧。夢宋岳忠武謂之曰。吾一生艱苦。今且投汝家。享幾十年安閒富貴。遂生鵬舉。卽以岳名之。岳長成時。無心竟發秦檜之墓。人益神之。然無膽。遇兵變。狼狽而走。人呼爲徐草包。據此而觀。徐氏爲忠武後身。類耶不類耶。人於呼草包時。辨其非是。余則謂夢中之語。亦決非忠武口吻。

教習非師

前清以翰林前輩。爲庶吉士後輩教習。不知所教何書。然終身執弟子禮甚恭。至晚清學堂林立。通西文東文中文者。受薪開講。亦名爲教習。學生則曰。是奴隸也。稍不

當意。則噪逐之。不惟不視爲師。且欲預通題目。多與分數。方能保其旦晚兩餐。余爲教習十一年於京師。抗健不服氣。而學生亦稍相往來。間有一二倒戈者。然尙非噪逐者比。余嘗笑曰。吾苟不教。與習相遠者。彼亦無奈我何也。

### 黃胖

余少讀趙甌北詩話。甌北詩有白題胡舞。久不能對。已而對以黃胖春遊。則大喜過望。白題胡舞。余固識之。唯黃胖春遊。以家貧無書可檢。迨二十二歲時。始借得知不足齋叢書。讀之至盡。黃胖春遊出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中。韓侂胄以春日宴族人於西湖。用土爲偶。名曰黃胖。以線繫其首。累至數十。韓令族人仙胃賦詩。胃詩云。一朝線斷他人手。骨肉皆爲陌上塵。侂胄大不悅。然仙胃不仕。故得保其族云。

### 主事

前清進士受職後。恆分各部觀政。名曰主事。或坐曹數十年。升爲卿貳。或監司者。但有升途。非作奸犯科。不罷職也。民國新立。各部主事。竟有釐剔之條。或爲科長司長。

一休職。卽同平民。則僕僕四出求館。有人取以問余。余按日知錄。主事始於漢光錄勳。有南北廬主事。其職掾史也。魏置主事令史。隋專稱主事。實則皆吏而非官。今日主事去職之無恆。政府亦去一吏耳。按之古制。殊不爲異。

郎中

前清郎中。官四品。本文階。出卽爲監司知府。然戰國策載荆軻刺秦王時。諸郎中執兵者。皆在殿下。然則郎中武階也。漢百官志。載郎中無定員。多至千人。比四百石。至是始爲文員。或問醫生亦稱郎中。始於何時。余按夷堅志。鄱醫趙珪。本上官彥成之隸。粗得其術。人稱爲趙三郎中。醫之稱郎中。蓋始於宋。然所以得名之故。則不知所本。北人稱醫生曰大夫。則較郎中更古矣。余謙陋。不能考古。遂不敢妄斷。

書癡

某君宿儒也。授徒數十。中有一人王姓。晝夜研讀。而文字終不了了。衆呼曰書癡。每先生客至。王必輟讀。出向先生指客問先生以姓氏。如是者數。先生不悅曰。此無禮。

之尤。他日苟有問。宜自遠而近。不應唐突至此。王曰。何謂。先生曰。譬如欲詢來客。宜先寒暄。然後始能問姓及名。且宜閒閒而起。王曰。諾。明日一客至。王突出問先生曰。彼黍。彼黍。先生愕然。客退。先生曰。汝言彼黍何指。王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吾之所問者。客何人也。此問可云自遠而造近矣。先生知其愚。斥令後此不得面客。

### 孫真人

泰山之王母池。有所謂孫真人者。余聞之久矣。甲寅四月。朝岱。道經其處。則廟之右方。有小屋。道人啓鑰。一小龕供真人肉身。鬮髹傅泥。加以金塗。手足皆有筋篋。附不脫。積衾褥三數層。披道服。余摩其膝蓋。其上似有皮。祠額有真人小傳。年九十四。卒於康熙之二十四年。此與吾鄉老泗佛同。考泗鬮髹完好如人。惟二目深陷。兩齒出唇外。瑩白如玉。斯亦奇矣。

### 娃娃老帳

泰岱之斗母宮。尼僧最盛。有帶髮者。游人止宿其間。如勾欄。嗣以某公子與人妬爭。撫軍怒。嚴符命落其髮。余至時。但有二少尼。一曰仙亭。一未問其名。老尼綏綏然。款客甚殷。余飯於聽泉亭。見祈禳之人無數。則廟中祀天妃。座中列泥童十數。祈子者投錢於爐下。尼爲誦經咒。指一泥童。尼爲命名。或曰準有。或曰準得。卽奉尼爲師。祈子者摩泥童之首。呼曰準有。從阿爹歸也。出時。署名於簿籍。題曰某人求子。永保千秋。師某人。徒某人。卽準有也。保人某人。保人者。證其得子後。必酬尼以金。籍上大書曰。選娃娃老帳。

## 元君廟

元君廟在南天門上。殿瓦皆赤銅所製。元君爲泰山女。凡五人。元君獨尊。殿五楹。咸肩鐻。樞上封以條鐵。遊人拜元君。無論男女。必投金於殿中。或食物。或針黹。或首飾。余攀樞內窺。元君像至尊嚴。殿中爛如雲錦。皆所投之繡囊。及香鈎也。或雜以金條。脫別殿供臥像。黃幔沈沈。中設錦衾。元君像作仰臥狀。衣綠錦之襖。案上陳鳳冠。及



梳櫛之具與鏡臺。余長揖而出。微訝道人之褻。胡爲以女神臥像招人入觀也。

### 舍身崖

舊聞禮元君時。孝子爲親祈壽。必投身崖下。冀代二親以死。崖在日觀峯前。其下殘骨嶮嶮然。前泰安縣毛公澄惡之。爲易其名曰愛身崖。互以紅牆一道。每遇三月。魯人朝岱。則發壯士十餘人守崖上。不令遊人窺足其間。亦仁者之用心也。毛公於濟南有惠政。雲步橋上。有石亭。卽敍毛公政蹟者。亭亦毛公所建。

### 玉皇頂

玉皇頂。卽秦漢登封處。今祠玉皇。階下有石三數枚。翼以扶闌。道人謂此石卽秦頂也。想玉檢金泥。必在是間。沒字碑。高丈餘。在廟門之外。天氣清明時。自泰安城中。不惟望見天門。而沒字碑亦了了可見。大抵全山勝處。皆在天門以下。頂上但能望遠。日觀踞其左。傲來峯居其右。玉皇頂所見者。但有汶水一道耳。

### 爲鬼梳頭

同遊泰頂者。爲陳任先。陳微字。林宰平。及余。二陳皆游歐西。任先爲余言在法國時。有人伉儷甚篤。婦死。遂棄家外出。封鐫其室。帷幔箱篋。皆無動也。一日忽憶有要信數函。在其室中。囑其友大尉某君往取。以鑰匙及手迹示聞者。大尉入室。室淨無塵。視其榻枕上。髻痕都在。心爲惕然。方檢函書。見鏡中有蓬髮婦人立於其後。大尉知其爲鬼。卒不懼。鬼忽授以牙梳。令整其髮。髮長委地。大尉不得已爲作椎髻。匆匆懷書出。旣面其友。友疑其妄。大尉視襟上。有斷髮十餘根。辨色果亡者之髮也。

銅殿

余旣別泰安。輿夫引輿過一廟下。告余曰。此李姐姐廟也。姐姐者山東人呼閨女也。入視則前明李選侍廟耳。廟皆精銅所製。瓦皆金塗。雖年久剝落。然尙閃爍有微光。銅殿四周。可一丈。選侍像極美麗。旁侍六宮人。皆冠而捧櫛盥。選侍兩膝爲婦人求福者摩撫。光可鑑人。後殿銅佛八尊。高八尺以上。均女像。雕鑄極工細。當日奄人之力偉矣。

東窗事發

江湖雜記曰。地藏王決秦檜殺岳飛事。數卒引檜至。身荷鐵枷。囚首垢面。告何立曰。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又浪迹續談曰。方士伏章。見秦熹。荷鐵枷云。父在鄆都。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囑方士曰。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此兩說不同。一語何立。一語方士。詎秦檜兩次傳語其妻耶。余謂皆子虛之言。岳侯忠孝。而檜害之。實則檜罪輕於康王。王惟不欲淵聖之歸。故害飛適以成其和議。不然飛果簡在其心。寧不問耶。後人不便斥及康王。歸獄於檜。檜又得保首領以歿。故侈言鬼誅。以快人意。諸君試讀南燼紀聞。卽知康王不孝不悌之罪。上通於天也。

迎鑾新曲

清高宗數下江南。頗傷煩費。松筠力諫。幾死。遂無敢言者。厲太鵬方無聊。譜迎鑾新曲。以貢媚。既不敢將乘輿。代以優伶。入劇場演唱。無可着筆。則請出許邁葛洪諸仙。約會迎鑾。是強使神仙勢利矣。又不已。則引及西王母。又不已。則引及水仙王。至於

烏龜介蟲亦來迎駕。無數仙真水族。羣集於行宮門外。喧天之鬧。而乘輿不見不聞。真可謂善說鬼話。詩人無聊。何所不至。樊榭且然。况其他乎。

魃

魃。廣韻呼霸切。集韻火跨切。音化。說文。鬼變也。閩人則作魃字。柩鬼也。凡喪車出時。有鬼曰魃。觸之偏身拘攣。卽延道士建醮祈禳。名曰禮魃。圖作鬼形。白衣高帽。執杖吐舌。垂眉而淚睫。道士則吹螺撞鐘。舞劍伐鼓。有時亦驗。余見之恆大笑。外祖母鄭夫人止余曰。孺子勿爾。當爾二歲時。亦見凌於魃。左手幾偏廢。余令若母建醮禮之。鼓聲一震。爾左手能舉矣。授爾以餌。右手來取。余令爾舉左手。而左手卽能受餌。奈何言禮魃無效也。

孝廉方正

晚清時。招考孝廉方正。十八行省與考者至數百人之多。八大胡同中。憧憧往來者。皆孝廉方正也。一日區中捉得聚賭之人。問名自言考生。爲某巡撫所舉者。區官笑

而釋之。而某會館中。忽而持械大鬪。亦數孝廉以分財不均之故。幾於決鬪。且大老之門。呈履歷。上名條者。問之皆與考孝廉者也。憶前三十餘年。余鄉居時。有人調某君曰。曾是以爲孝乎。惡能廉。可欺以其方也。奚其正。其人蓋以孝廉方正應選者也。然尙不如是之甚。

### 全人半人

庚子之變。名妓賽金花。方在都下。爲某國元戎所眷。攜入儀鸞殿。與同臥起。而琉璃廠獲全。得不爲聯軍焚掠。則賽金花之力也。尋以迫死人命。發遣。今年已四十餘。尙張豔幟於上海。結巨辯而不髻也。其在京師時。接人多。問有愜心者否。曰。俞莊。全人也。尙某。半人也。問何以。則曰。俞莊貌美而能軍。故曰全人。尙某憨猛而貌不揚。但取內功。故謂之半人。聞者莞然。

### 許由父

有輕薄子。自言能調比仙。玉筆成詩。頗有佳者。有許姓少年。頗知其謬。往往舉古事。

難之。乩不能答。一日復爾。乩忽大書曰。爾最博雅。系出許氏。與許由爲同宗否。且許由誰氏之子。果能舉其父名。吾方服爾。許亦不能答。余按梁元帝金樓子曰。許耳之子名由。字道開。一子武仲。黃白色。長八尺九寸。兄弟七人。十九而隱。堯欲禪之。由乃洗耳。然則由父名耳也。譙周古史考。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巢許似爲一人。而漢書古今人表則爲二人。當俟考。

爲鬼拍照

西人好奇。必欲洞見鬼狀。巴黎有講神學者十餘人。聞某處有凶宅。鬼物時時出沒其間。則各挾一照相機。踰伏樓上。一聞聲響。卽爭起以電光四射。各得一片。明日視之。模糊咸有鬼影。或見半身。或但得一頭。狀皆癡醜可怖。卽少年女鬼。亦凶慘無媚態也。

斷頭人尙有知覺

余友王子仁。與人論斬頭之人。頭斷尙有知覺。人人咸謂督脈斷。必一無所知。子仁

曰不然。法國有醫生二人。探究此事。以爲腦之總筋雖斷。而腦氣尙未盡亡。或有幾微之知覺。已而二醫中。有一人犯大辟。當斬。其友謂之曰。汝頭落時。吾捧而大呼爾名。爾有知者。眼當爲余一開。大辟者如言。已而其友與之同至斷頭臺。頭落後。其友捧而呼之。眼果一開。更呼則否。余按瞿稼軒先生就義時。函首匣中。家人啓視。言公子無恙。先生目猶視。繼言焦侯無恙。目乃瞑。先生精靈弗泯。殆與子仁言微別矣。

### 巴黎香黎島

法國當國慶之日。男女恆跳舞至曉。貴族如是。平民亦然。有大樹林者。瀕水。揭水卽爲香黎島。島隱然水上。草高尺許。望之可見。男女於是夜跳舞。往往野合於島中。竟忘其爲國慶之日。凡國慶日。人人可挾煙火。隨地放之。夜午時。一人出煙火於懷中。放之空中。於是百十人皆同時爭放。光明如晝。而島上野合者。歷歷皆見。無地自容。爭獸行入於草中。見者大笑。此余友王君述卿爲余言。

### 俄人跳舞會

余友陳君。居歐西七年。會至森彼得堡。一夕國中大跳舞。集者千餘人。貴伐爲多。有二情人。合於密室小榻之上。榻之四柱有鐵輪。地板則加蠟。主人構宇時。以備輪榻可以週轉。無須推挽而能自行。且密室中。不扉而幔。地勢又微低。自密室中一坐此榻。可以直達會場。板滑而機靈。輾轉自動。不可制止。此兩情人初不之覺。乃輪榻已濡滑而流走。直奔入會場之中。衆皆拍手驚笑。余問陳君。後此如何。陳君曰。起矣。無他事也。余爲捧腹。

## 法人失袴

法有學生。甫畢業者。赴人跳舞之會。衣皆新製。爲從者置之榻上。蟲入袴中。學生着之。到會時。奇癢不可止。顧己與一女士約。在第四次跳舞。已列表示衆。學生奇癢不可止。則潛入黑室中。開窗脫袴向窗外而抖。冀蟲下墜。不期袴卽脫腕。飄落樓下。少年無術。而跳舞之次已及。女士登樓覓取少年。少年匆促間。以幔自圍其下體。女士覺而下避。已而用五佛郎。倩從者下樓得袴。而會場已罷舞。夜午矣。



## 出家

余鄉居時。讀書於龍潭陳忠肅祠後。有小門可通祠中。芭蕉數百本。深綠蔽天。住僧夙悟。嗜酒吸芙蓉膏。余嘗戲呼爲野僧。一日與謝君同坐。謝問僧何時出家。僧轉問謝君。出家二字始於何書。余應曰。四子書中。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凡不出家者。皆君子。出家者。皆小人。此爲出家二子之始。僧笑曰。決非決非。余後讀張泌粧樓記。漢聽陽城侯劉俊等出家。僧之始也。又聽洛陽婦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 牝馬

凡關外旅行者。覓馬爲代步。當先相牝牡。以牡者爲良。孱客不審。爲人所愚。賃牝馬而乘。道遇牡者。立騰起與交。則騎客或爲推墜。爲狀至險。有某將校。自恃善騎。偶以牝馬過藩陽。有牡馬奔逐。校力鞭其牝。終爲追及。校方據鞍。而牡馬合前蹄。按校兩股。校伏鞍。恣馬所爲。賤沫及其背。葛衣全溼。暑酷道長。奇腥觸鼻。入城時。述以語人。人爭捧腹。

戲對

林希村。閩人。精博。能爲駢文。詩學七字。大鼓洪鐘。別於時派。故多不傳。林嗜酒。好雅謔。嘗謂余曰。烏拉喜崇阿。余再四思之。不得對。只有於緝熙敬止。爲天然之偶。余笑以爲謬。希村曰。烏拉喜崇阿。五字作五頓讀。而於緝熙敬止。五字。亦可作五頓讀。寧非天然之偶。座人皆笑。一日。余在友人席間。舉此爲言。適有歐君幹甫者。在座。人恆呼曰歐幹翁。有李姓言曰。歐幹翁三字。頗不易對。余不期失聲曰。對亞支奶。舉座爲之捧腹。

龍門縣

王某。閩人也。以知縣需次廣東。久不得缺。貧不自聊。有戚某以監司過境。王請其向制軍道地。戚遂言之制軍。稱王能醫。且善風鑑。時制府方病。且乏嗣。怖死。卽延王入診。王按脈斥言無病。且頰向制軍稱賀。將有大喜。制軍歎曰。余六十之年。官至兼圻。加宮保。尙何望升階也。王某曰。非也。所以賀大帥者。將得貴子耳。此天數所定。喜兆。

眉間。故卑職望而知之。言次。聞韓後有婦人笑聲。越兩月。果聞制軍生子矣。乃大悅。飭署龍門縣。實則醫與風鑑。王初不甚精。習與制軍門客往來。制軍私眷一婢。已孕。而夫人以爲野合。不之承。制軍鬱鬱不樂。非病也。自某斥爲天數。家人皆力請夫人。收此婢爲妾。子生後。制府私感其言。故以龍門報之。前清官場之獎拔奇才。類如此也。

### 仙遊縣

仙遊爲閩中上腴之缺。知縣某。調署未期年。時慈禧太后萬壽。制府命賚貢品入都。然下忙錢糧已屆。舍去將不名一錢。惆悵無策。不能不行。幕客某進曰。某家有三棺未葬。居停果能以五百金見假。俾藏葬事。則此行可免。某曰。如何。客曰。鄙人署稿。上之制軍。居停果免此行。然後賜金。卽不濟。亦無損於居停。某許之。賤上。果罷行。易之以永福縣。蓋幕客稿中。謂太后萬壽。而賚貢者乃爲仙遊縣。仙遊非佳名也。制軍悟。遂易以永福。嗚呼。黠矣。

誓井

吾鄉沈文肅葆楨。守廣勝時。喧傳洪楊之部大至。文肅取救於外。夫人嬰城自守。已而文肅歸。敵果圍城。夫人自治饘粥餉軍。以劍授文肅曰。賊來。君以劍抵之。吾自入井。免爲所辱。因對井爲誓。矢報國家。已而得饒廷謙一軍。敵退。後四十年。公外孫李奮曾宗言權府篆。迎養夫人。奮曾立誓井堂於署中。大書一聯云。距武夷數百里。遙望家山。迎奉板輿來。依舊青燈慈母線。後文肅四十年。來權茲郡。摩挲遺碣在。愧無黃絹外孫詞。外孫二字。用得恰好。

撈葬

閩之困關。又名水口。急湍如箭。舟上下多碎於湍。浮尸恆停淺灘之上。於是鄉之樂善者。立撈葬局於溪次。書聯榜於門外云。逝者如斯乎。掩之誠是也。橘叟先生。舟過其下。歎賞不已。旣而曰。此對佳。然終是八股家吐屬。若移爲上下曰。掩之誠是也。逝者如斯乎。則言外益寓歎惋無窮之意。不寧佳耶。前數夕。橘叟招飲。爲余言之。余深

以叟爲能點鐵成金也。

### 吳唱

泰州吳先生。忘其名。前清時。以入股名於其州。州之子弟。多半出先生之門。呈藝於先生者。先生恆不爲筆削。每課必聚數十人於講堂。先生中坐。取名家文。朗誦一遍。於音節處。在在停頓取勢。令弟子爛其節奏。歸而揣摩。先生自讀後。又令諸人各誦一遍。取其尤美者。令爲都講。爲不能者導誦。凡及其門者。小試匪不獲雋。時人謂之吳唱。每人誦入股。一發吻。人卽知之。曰是吳唱也。

### 元豐類稿

曾子固之元豐類稿。清醇雅正。尋常用筆。不期入古。游記不及柳州。然廳壁及學記。皆足與歐公頡頏。蘇家父子不能至也。唯禿禿記。好爲奇倔之筆。幾於不可句讀。用筆近宋子京。殊不類子固平時筆路。足見大家文章。匪所不有。實則歐曾二家。均出於韓。雖骨法音吐。一變乎韓。然不由韓入。萬難造此境地也。

高南阜

高南阜鳳翰。山左人。爲揚州八怪之一。右手偏廢。以左手書之。遺詩未梓。余及門陳明侯。以二百金得其稿。請余序之。詩主性靈。似學劍南。名句絡繹。類味和堂。余最愛其七言云。風定細香生藥本。苔涼晚景散桐花。霜攢紅葉繞林出。雁擁斜陽結陣來。履穿石磴露雲氣。爪帶泥香剔蕨芽。賤日文章容跌宕。野人禮法任頽唐。荒畦自種多辛菜。老友同參無用書。貧能高臥真奇福。懶不開門卽貴人。草間路但微茫得。嶺上松皆宛轉迎。嚼冰水濺沙邊履。踏月人歸雪後村。烟歸碧落秋無滓。權擊空明月有聲。皆佳句也。

二秋先生

湯海秋。袁爽秋兩先生。一知名於咸豐之初年。一殉節於光緒之末造。文章氣節。照耀一時。然皆有奇癖。海秋與其親家周某違言。在某家喪次相遇。幾欲揮拳。且動靈几。孝子大怒。以杖叩之。爽秋館張南皮家。與錢某爲同門。以事大忤。斥錢爲狗。以書

相抵。兩人各以靴刀相見。南皮大震。遣人和解之。不能得。先輩行事。有令人不可測度者。如此類是也。

### 巨擘

孟子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註。巨擘。大指也。按宋孫穀祥野老記聞。齊地有蠱類蚯蚓。人謂之曲蟻。擘地以行。卽蚯蚓之大者。孫以爲巨擘卽蚯蚓類。然齊語實未嘗稱蚓爲巨擘。註所謂巨擘者。卽首屈一指之謂。文理甚順。茲謂巨擘卽蚓。則下文不必另提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文人好穿鑿附會。往往如此。

### 異夢

大興某翁。生數子。俱不育。但餘一子。有巫告之曰。爾子可生。然合昏之夕。能猝免於難者。則長養無事矣。迨長爲之成禮。翁平日自信不爲惡。且娶媳何禍。心抑抑無歡。前一夕忽得異夢。見二巨蠍。蜷伏其子履中。醒而大懼。花燭之夕。翁伏窗外。穴窗紙內窺。紅幔四垂。至夜午燭闌。其子忽起揭帷欲下旋。翁窗外大呼曰。勿下。履中有伏

蠍。新婦大驚。其子聞翁言亦大駭。翁遂以人破扉入。視雙履果有二蠍。則椎而死之。其子遂免。

變羊計

當日京師三慶班中。有丑腳趕三者。能譎諫。孝欽在時。頗悅其人。癸未年。余初入都。見趕三演變羊計。趕三爲女巫。牽羊至一人家。其妻妬悍。以繩縛夫之足。繫於門次。巫入易之以羊。縱夫令去。妻出失夫而得羊。則大哭。巫僞過門外。妻延巫入問。巫爲其祖先附體。大肆譎詈。同社王小沂以爲構思甚奇。林希村曰。此見宋文玘開顏錄。余知開顏錄。在說郛中。乃髣髴不能記。後此檢得原書。果如希村言。末載士人既歸。婦問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夫曰。猶憶噉草不美。肚中痛耳。婦愈悲。自此不復妬忌矣。因歎希村之健記。

狗樣

有士人好鄙薄人文藝。每得人制藝。讀未終篇。卽曰狗樣。無論書畫。一經其目。少不



當意。卽以狗樣斥之。一日延畫師。爲其父寫照。越數日。渲染成。示此士人。士人惡其弗肖。亦曰。此狗樣耳。聞者失聲而笑。吳君涵遠舉而告余。余曰。此事古亦有之。宋何蓮春渚紀聞。有名士爲酒倅。臥病。其子不慧。求醫於楊介。介曰。聞尊公服藥且數醫。豈小人能盡其藝耶。對曰。大人疾勢雖淹久。幸左右一顧。且作死馬醫也。一狗一馬。皆指其父。真古今奇對。

### 請願書

余門人某生。作請願書萬言。將上之某部。余讀之。其所用字。多不可曉。不惟難曉。但請願二字。亦大費解。漢書京房傳。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德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用他郡人。按請願二字。雖出於此。應停頓讀之。房自請作一句。願無屬刺史作一句。彼連用請願二字。殆誤讀漢書耳。不期爲之一笑。

### 跳靈官

內廷演劇。有所謂跳靈官者。卽常戲中之演加冠也。均太監爲之。爲數不定。至多至

六十人而止。皆赤鎧執鞭。往來跳躍。前日瑜太妃壽辰。陳橘叟以師傅之尊。妃賜聽戲於宮中。則演靈官者僅有二十餘人。而譚叫天十三旦。咸自効。得賞不過六十圓。二伶以受恩先朝。未敢以爲非也。其可謂尙有人心者。

高洋亞力山大

高洋之斬絲。高歡心疑之。蓋亂絲不能理。斬之是也。乃西史中亦有與此相類者。余譯秋燈談屑一書。有古佛雷支亞國。立農夫高的阿司爲王。王朝木星之廟。殺牛結其糜。糜隱其端。王祝曰。後人能解此糜者。王天下。逾五百年。亞力山大起馬基頓。輾轉至佛雷支亞國。入廟觀糜。糜未朽腐也。然終不得其端。亞力山大抽刀斬之。糜端立出。亞力山大曰。吾今日解此糜。宜王天下矣。已而果征服埃及波斯諸國。自以爲大一統也。

銅象舒嘯

埃及有銅象。高二丈餘。張吻向天。然廟圯象存。巋然立於山半。一日銅象忽發聲而

嘯聲聞數十里。吻上突突冒煙。似天寒呵氣者。埃及人爭以爲神。羣相羅拜。布施金錢無數。嘯止煙銷者二年。一日復爾。衆頗引以爲疑。則潛究寺僧所爲。象本空腹。僧自山下爲洞入象腹。儲燼然炭。加以汽笛。故煙發象吻。而汽笛從腹中作聲如舒嘯耳。

### 羊獸

有軍人某。客煙臺。其人胖而健食。性尤嗜羊。於綿羊外。尤嗜山羊。一日其客饋全羊於某。某烹之。一日盡半羊。明日復盡其餘。忽不能作語。亦不能食。癡坐如木偶人。切脈乃無病也。其友數人。出飲市樓。歸而煮茶。兼作咖啡。一巨盃。寘之案上。出而乘涼。及入盃空。乃知爲某飲盡矣。明日某愈。自謂夜來似有人揭其面羃。迨曉了了解人。事矣。於是同客謂之羊獸。

### 貓鬼神

山右妖夫有奉貓鬼神者。卽酉陽雜俎中所謂夜星子也。法先馴養一貓。陰伺人家

有週歲之瘍子新瘞者。則夜中抱貓臨穴。起其尸。禹步念咒。斬貓首。并斬尸首。以首合貓腔。咒之。貓立活。則貓身而人首也。夜入人家。盜取銀物。人不能覺。唯畏狗。狗見卽進撲之。往往爲狗所得。而官不能捕也。前數十年。縣中有人捕得貓。並獲妖夫。官遂立寘之法。

早魃

老友桐城姚叔節。客山右江公人鏡幕中時。見一侍者。入與江語。其狀甚怪。自喉達於耳際。有創痕一縷。問之江公。公曰。茲事甚奇。方山右未大旱前。吾有善馬。日能馳六百里。適有公務。命此侍者以馬往。兼程至夜午。趁月猶行。馬前忽背立一毛人。毛純白。異之。遂發一手槍。弗中。物回面。目光純赤。兇獰可怖。張爪來撲。侍者迴馬立奔。物亦捷趨。幾握馬尾。馬奔騰如飛。有溪互其前。馬躍過溪。物亦捷追而過。馬不前趨。而反奔。再躍過溪。物亦隨之。如是數躍。物仆溪中。不能起。馬乃立奔。此侍者已昏不省。人力握馬鬃弗釋。迨過一村。落有鐵線橫互小茅屋簷際。馬過其下。而鐵線適當

侍者喉際喉破。幸氣管未斷。得不死。故留此創痕耳。明年山右大旱。意見者爲旱魃云。

### 閩革命軍除天齊廟

閩中崇祀泰山之神。在東門外。稱曰東嶽。以三月二十八日爲泰山生辰。紅女白婆。及旗人之婦。咸入泰山宮迎暉院爲侍女。早晚傳餐。其泰山之神。則稱天齊仁聖大帝。出入警蹕。以三月二十四日出狩。焚香荷校於路者。纒屬也。及革命軍起。長驅入廟。斬泰山土偶之首。其大如車輪。投之地。廟遂燬。按道家言。昔盤古五音之苗裔。曰少海氏。生二女。長曰金蟬氏。卽東華帝君。次曰金虹氏。卽東嶽帝君。其說荒遠無稽。博物志。搜神記。皆有紀泰山事。然所謂三月二十八日。爲泰山生辰者。實見諸蠡海集。其言曰。東嶽生於三月二十八日。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言兩儀之氣於其中也。二十八者四七也。四七乃少陽位也。因附會爲神之生辰。五嶽真形圖。東嶽姓歲名崇。其說亦見諸道藏。該餘叢考。舊唐書明皇封禪泰山。加號天齊。宋史大中祥符元年。

加號仁聖天齊王。五年又加天齊仁聖帝。元至元十八年。加天齊大生仁聖大帝。天齊之名。蓋本史記封禪書。齊所以爲齊。當天齊也。然明嘉靖初。科臣陳棐上疏。略曰。臣觀祀典。載泰山東嶽。在山東泰安州。祠祀在本山之麓。今東嶽行宮徧天下。殊爲惑妄。乞量改爲書院云云。見續文獻通考。然則革軍之除廟。殆有本於陳氏之疏乎。

### 門釘

館中蒸小饅頭。苞之以餡。號曰門釘。余頗喜食之。一日沈逸民謂余曰。某相國極喜食此。余漫應之。以爲食門釘常事也。何必引及相國。沈曰。相國所食者。非此也。余曰。門釘亦有異乎。曰。相國好色而不擇人。常選肥碩之村媪十二人。袒胸駢立。相國歷捫其二十四乳。謂之食門釘。余平日偉相國有重名。不圖其所嗜者。乃在此也。

### 長班

京師有一種人。在前清時。名曰長班。其類甚博。似有支股。每人每分一支。各承一股。朝之大老。及各衙門庶官。一一詳其職銜。及其人之省分。居止。遇事奔走。至於公車。

來時。則每省之人。亦代詳其主試官之居止。導其往謁。又代之報名。遇捷南宮。亦爲之趨走。當李闖入京。思陵殉國時。長班則合夥。將各官之職銜。投入闖賊。故闖賊按名指索。人無免者。雖不欲仕闖。亦不能不趨其朝。則長班爲之俚也。

### 賚票

門頭溝有煤礦一區。則中西合股者。煤礦之夫。於侵晨時。人手一小油燈。面目純黑。余不知油燈之用處。余友陳君荔裳曰。凡入礦時。其中洞黑。必將油燈縛之額上。手引煤筐。燈爲之導。其苦極矣。中午。妻子賚飯置之洞口。千人爭出咀飯。有一家無筐筭。藏十圓之票於米囊中。妻不之覺。起爲作糜。並票而賚之。糜熟票碎。此一飯殆十金矣。

### 賀宏勳

賀宏勳者。江西知縣也。方曾文正收復金陵時。江西尙未知狀。而賀爲上司飭令解餉至江寧。江寧適於昨日克。而賀以明日至。文正見賀手版。名曰宏勳。宏勳者。大功

告成而來賀也。無心竟中文正之懷。卽令入見。加以褒詞。且謂左右。此人誠慤可用。卽草一書授賀。令投之藩司。敘賀品學佳處。時文正方封侯。行卽入相。藩司奉令惟謹。卽授臨川。歲入可七萬金。賀本庸才。以名姓爲巨公符瑞。竟得美缺。宜乎滿人皆以吉祥爲字也。

禮異

婚禮之異。至於閩之廈門極矣。迎娶之前一日。婿家具肥豚一。豚首披以錦繒。繪作絳色。豚耳加兩金花。以鼓吹迎豚至女家。豚至門而立。女家具衣冠。向豚三揖。男家立牽豚宰之。徧饋其肉於戚黨間。人得斤餘。不知是何禮也。此老友黃菊三爲余言者。菊三又言廈俗重祠神。年舉一人爲之董。董其祀者。卽飼豕。以極肥爲度。至祭日。宰豕。豕首重至一百八十觔。豕身高幾及人之半。余又不知飼者之用何物也。爲之一笑。



端陶齋在江南時。中國變法之始。屬官旅見連帥。有下跽者。有鞠躬者。有以手近冠簷行洋禮者。官廳中文武雜進。迨節帥出見。於是跽者仍跽。鞠躬者鞠躬。引手近冠簷。則植立不動。陶齋一出。膝行半跽。拱手於胸。復上其手。近於冠簷。捷疾迅忽。作三種禮容。直同電剽。禮後肅坐。一一道溫寒。此亦可云禮異矣。

### 脂那

某國之輕吾華也。恆曰支那人狂愚。支那人實招自滅之道。可謂醜詆極矣。而吾國人不察。似以爲支那者。華人之賤稱。不知非也。經藏德護長者經。支那曰脂那。卽震旦。或云真丹。神州之總名也。幾於包東亞而有之。何賤之有。

### 一千千

錢莊本行鈔票。有一莊署票者。誤書一千作一千千。票行始知其誤。則大窘。於是抽去誤票之根。另作一票。抵其缺。仍書原數一千。掣其票而揉之。令如習用之票。又知得此誤筆之票。必來取。則藏其改書之票。臨櫃以待其來。已而果有持一千千之票。

取錢。署票者收其票。伏櫃下檢得一千錢。予之。支票者曰。誤矣。吾票一千千。非一千也。署票者出改書之票。擲還之曰。此非一千耶。支者弗信。卽入檢其櫃。並檢其身。乃不見一千千之票。肆人大集。斥支者之誤。支者請召其票根。印合之。皆符。始無言而去。後肆人問其何以不見一千千之票。署票者曰。吾於檢錢伏櫃時。已搏而潛吞之。故無迹也。

妓女議員拜靴

此事曾見之報章。余初以爲怪。欲求之古人中。曾有類是否。已檢得唐崔令欽教坊記。則妓女自結爲兄弟。被男客以婦人之名。與茲事殆不類而類。實則同爲無恥也。記云。坊中諸女。約爲香火兄弟。多至十四五人。少亦八九輩。有兒郎狎之。輒被以婦人稱呼。兄呼弟客爲新婦。弟呼兄客爲嫂。耶有任官者。車馬相逢。妓輒褰簾呼阿嫂。並新婦。被呼者笑而不答。兒郎旣狎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學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相憐愛。欲得嘗其婦也。主者知而不妬。他香火卽不通。可見古今怪俗。有不同。

之同。無足駭也。

### 虎

桐城姚叔節。中年山居。以山下有田。且其先塋在焉。遂廬於山中。其鄰結團。焦以居。前則壘石爲垣。垣下啓小竇以容狗。一日狗出。似有所見。噤聲入竇。主人異之。忽見有物。目光如炬。自竇探首而入。虎也。家衆大號。則以物力捍其扉。扉仆。然虎首雖入。而虎身巨。虎且怒。頸漲。亦不能出。怒而撼牆。牆石碎落。虎仍莫脫。遲明村衆大集。遂斃虎。貨其皮骨。得數十金。

### 天然聲

舊聞長老言。有故家子。擁貲百萬。他無所嗜。忽得奇思。構一廣廈。三周其垣。每垣相隔必丈許。俾不聞外聲。其中聚啞媪二十餘。經二年餘。始滿其數。則取私生之子。及貧乏不能自有之棄女。令啞媪字之。飲食自外而達內。穴牆爲竇以通之。三週之垣皆有戶。唯羣兒聚處之地。不門而竇。承應之奴。亦皆啞。唯司事之人。則取其陰重不

洩者主之。積六年。羣兒皆長。均不能作人語。別具一種語言。呦呦自相談引。故家子每歷春夏秋冬之間。必臨視。至必授以食物。觀羣兒狀態。咸自有知覺。則大笑以爲樂。積十年。盡出之。未朞月。人人咸能言矣。故家子謂之天然聲貧兒院。

二尺老嫗

吾友林迪臣守杭州時。一日有人以小檻車。實一小人其中。食息皆處車中。長不盈二尺。視之年似五十以上人。狀頗龍鍾。髮亦半白矣。置檻車於屋中。一人守戶。一人鳴鑼。招衆入觀。小嫗見人無言。問之。答詞啾啾然。傾耳始能辨。更叩以家世。則搖首不答。淚簌簌落。公疑爲僉壬。以藥縮其軀幹。令不能自成爲人。將以人取而鞠之。乃爲所覺。前一夕遁去。

啞人子

某公爲令於山左。一日有啞子跳擲於公之輿前。以手作勢。公知其欲鳴冤也。停輿問狀。似其妻爲人所佔取者。公問諸其鄰。啞子果有妻。卽呼其妻至。妻忽與一人偕

來。並攜其幼子。言身非啞子之妻。啞子特與其夫爲友。見色而求合。已痛拒之。啞子固啞而刁。冒昧求逞。冀吾身歸彼耳。公詢諸其鄰。咸無言。委爲弗知。公決此婦詐也。乃令啞子。並此僞夫婦。及子共四人。同至縣署。令前後跪。公出餅二枚。其一授童子。餘其一付童子曰。汝授爾爸爸。童子立投啞子之懷。納餅其口。公笑曰。獄定矣。判此婦人。仍歸啞子。

### 賭術

有某巨公者。滿洲人。自言十六歲時。頗好蒲博。有表兄某甲。精於五木之技。能就盆中。呼骰子。立轉其色。應其所欲。人多備之。虞其行詐。一日公仍與甲博。局未半。忽來兩三人。請入局。三人中一人則甲之舊識也。時某公多資而豪賭。甲若左右公者。局中忽與其友小閔。則以物擲其顛。其人以手自護。視之血沁出。呼曰。顛破矣。同來者二人。咸集視。曰。無傷。微創耳。則以巾裹其頭。甲亦自承已過。遂和洽如初。乃復博。然創人每握骰擲之。輒以創首抵盆。呼盧呼雉。皆應如響。於是大勝。某公喪貲至巨。後

乃偵知其人預設狡謀。當其裏創時。已納磁石於中。而散則於紛綸中。爲甲所易。中空而置鐵。其伏盆呼雉與盧者。用磁石以引之起也。公爲爽然。始戒賭。

同知落禪

德壽撫廣東時。接見道員及同知。送客有界限。有同知龍某。與道員李某。同謁德壽。天微寒。而龍某老病。已着棉袴。袍服單。而棉袴厚。臃腫不靈。至德壽送客時。而龍某之袴已落。幸德壽送李道稍遠。不之見。而李雖年老。尙靈警。憐龍某老悖。一爲德壽所見。卽得咎。乃故尋公事。喋喋與德語不休。龍得從容着其袴。左右皆匿笑不止。當日官場之雜奇。亦可見一斑矣。

訓導去鞵

訓導一官。酸腐之淵藪也。吾鄉訓導某。建寧人。好去鞵脫鞵。以五指抓足垢。一日文宗蒞任。訓導合同官迎之驛亭。文宗遲遲未至。衆環坐傾談。某竊去其鞵。與人談不倦。無心中將鞵縛之案柱。且談且縛。一腳帶至數十結。忽譁言文宗至。某著靴。

已不及。則赤足前揖。文宗見之。大怒。竟落職。

### 某制府

有制府某。旗人也。出督廣東時。目不知書。然好較文嚼字。余友方志初以翰林通家入面制府。制府自敘宦蹟。必曰。吾如此辦法。世兄管見以爲何如。平日學擘窠大字。一知府極贊其佳。制府曰。吾書焉能佳。亦理直詞壯耳。又讀茶毒曰茶毒。讀剛愎曰剛覆。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在任好鬻缺。人稱之曰德記官行。

### 彭剛直

彭剛直巡閱長江時。多遺行。常住西湖。名所居曰彭庵。有某鉅公子在三潭印月橋上。與一婦人爲戲。婦人怒詈。爲公所見。卽以人呼此貴公子至。語之曰。爾奈何不檢至此。公子自敘官閥。公曰。然則我爲若父執矣。宜代若父申責。卽責手心數十斥去。一日至湖北。入煙館中。有薙髮匠告人曰。聞彭雜種至矣。公問雜種爲誰。答言彭玉麟也。公笑而去。尋以人取而斬之。嗚呼過矣。有人言康八曾令一匠薙髮。匠與旁人

言康入剽劫好殺人罪狀。喋喋不休。康入忽起問曰。汝識康入乎。對曰。否。康入曰。我是也。匠長踞乞哀。不許。出槍殺之。乃去。其事與此髣髴也。

沈相國

崇地山之割地圖於敵人。則沈桂芬所保者也。時梁髣鼎芬年二十一。方爲庶常。具疏彈之。列名者編修三人。獨髣爲庶常。例不能自行遞摺。必得掌院爲之具奏。沈延見諸人。索摺本讀之。摺中語語侵及薦主。沈顏色不變。卽曰。崇厚該死。老夫亦無知人之明。此文章佳極矣。難得出諸少年之手。唯諸君之意如何。今日吾能戰否。鮑春霆非大將才也。沅圃亦老暮。李少荃恐不勝任。將奈何。語已端若趣行。而髣尙侃侃發議。去後沈大恚曰。此人吾決不令之留館。已而髣文字佳。卒爲同官所取。沈不能奪。

秦陵松柏

諸陵種樹之多。無若秦陵。秦陵者。清世宗陵也。自崇陵達秦陵。爲地十五里。出崇陵



數里。已見松柏。漸行漸夥。將近秦陵數里。一望皆老翠。闕不見天。大者可合抱。至秦陵神道。而老松插天。隆恩殿下有老柏二十餘株。勢尤古鬱。余入時。循他道。出則繞出正門。行松柏陰中。可數里。未盡也。吾國山多。果能以官中之力。護持如秦陵者。則森林之利。未可言也。惜此時無論及者。可惜極矣。

### 陳臥子像

余訪梁髻於梁格莊。髻所居名曰清愛室。圖書插架。時溫毅夫亦至。相與夜語。髻除舍舍余。院宇空靜。余臥處有陳臥子畫像。衣淡黃衫。一童煮茗。先生髻垂及腹。貌至清癯。畫筆精絕。則閩人吳鯨作也。筆墨秀潔。茶鐺水鉢。一一精雅。余徧查畫錄。不得其名。然能爲臥子寫真。當是明之隱君子。閩人之名。往往不出里閭。以萬山合沓中。不通中原。又語音殊。人多怪之。其負絕技而不見知於世。蓋指不勝屈矣。

### 什物

余家居時。每至一煙鋪中閒坐。鋪主爲一老人。自記帳籍。往往寫雜物爲什物。余初

疑作俗書也。亦不之正。後讀談藪。器用謂之什物者。蓋成周軍法。以五人爲伍。二伍爲什。供其器物。故器用通謂之什物。又一月。復至煙鋪中。聞鋪主幼孫。讀幼學須知曰。始皇御諱曰政。故至今讀月爲正。平聲然余每見羲之書。或書正月爲一月。或爲初月。心疑逸少何以爲始皇避諱。後讀老學庵筆記。則王羲之先人有名正者。故避此字。至轉以政字代之。始知非避始皇之諱。二事皆少時得諸烟鋪者。故連類記之。

干將莫耶

干將莫耶之名。人皆知之。而宋孔平仲。孔氏談苑。則云。昆吾山。有獸如兔。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吳國武庫中。兵刃俱盡。而封署如故。得雙兔。殺之。膽腎皆精鐵。方知兵刃悉爲彼所食。乃鑄腎爲雙劍。雄爲干將。雌爲莫耶。然則干將莫耶。固有二說矣。

河豚魚

余子宰大城時。廚人得河豚魚。烹之。旣熟。將進。余子以客至。久坐。因不得進飯。廚人饑。先取魚食之。立死。余子大駭。視之。中河豚毒也。因埋其餘羹。按孔平仲。孔氏談苑。

河豚魚贖目切齒。其狀可惡。人食治不中度。多死。棄其腸與子。飛鳥不食。誤食亦必死。登州瀕海人。取其白肉爲脯。先以海水洗淨。換海水浸之。曝於日中。以重物壓其上。須候四日。乃去所壓之物。傅之以鹽。再曝乃成。如不及四日。則肉猶活也。太守李大夫。嘗以三日去所壓之物。俄頃肉自盆中飛出。乃知滄之不熟。真足殺人。孔氏寫河豚如此。余頗疑其謬。

### 蔡京姬

趙甌北弔蔡元長詩。有瓊花三樹詔勒回。東屏佛燈暗如霧。余十六歲時。始得甌北集。讀之。髮髯此事出揮塵錄。然竟不省記。後讀姜南菩塔記聞。果引揮塵錄云。元長既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三人。以金人指名求索也。元長作詩以別云。爲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東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詩意甚劣。誤國之賊。罪過通天。得免刑誅。已屬漏網。乃於二三侍女。尙爾眷眷耶。

### 大王

閩人稱社公。恆曰大王。社中祀鬼醫。則曰醫官大王。唯車弩境之醫官大王最靈。社外人恆來求請。匪不應者。余少時季父靜庵先生病臥。久不起。祖母陳太孺人。命余禱於大王之祠。得藥籤。按籤取藥。服之。一劑立愈。余私念吾膽巨矣。以籤中虛擬之藥。而醫久臥之病。設誤投者如何。季父雖愈。余猶悔懼不已。雖然。所謂醫官大王者。敵俗祀鬼。不惟吾閩然也。蘇州閭門外。舊有八大王祠。號箭風八大王。具清代衣冠。有瘋疾者禱之。輒應。然其靈應。恆以弩與箭名。意取其速愈乎。殊不敢知矣。

## 用斧

用里先生。用字讀若律。閩人謂無意中先脫走越者。咸曰用手。有人持斧傷人。罪屬故殺。而訟師狀中。自敘用斧劈柴。竟至傷及人命。云云。觀者以爲用斧劈柴。何至傷人。更延一名訟師改削。訟師至而笑曰。我但用一點半畫。此呈卽可用。兇主求教。訟師索百金。迨議減至半。訟師將用斧劈柴四字。顛倒於用字上加一撇曰。劈柴用斧。竟至傷人。呈入。獄果得緩。

第一

無論古今。評人文字。爲己所心賞者。必曰第一。此語極常見。不知乃極不通。以唐詩言。必曰李杜。既言李杜。則李一而杜二矣。然而尊杜者。又以杜爲第一。此第一之不足憑也。但以元白韓柳言。元白心中。則自謂第一。而韓柳心中。亦自謂第一。以韓柳壓元白。元白不服。以元白壓韓柳。韓柳尤不服。然則孰第一耶。須知春蘭秋菊。各有擅長。考據家之妄自張大。而文章家視之爲拘攣。文章家之高自標置。而考據家亦斥之爲空疏。皆非一定之論。不過人人各有佳處。還其佳處。卽爲定評。必品第於其間。其說鑿矣。

李昌谷

王思任評昌谷詩。時而蛩吟。時而鸚鵡語。時而作霜鶴唳。時而花肉媚眉。時而冰車鐵馬。時而寶鼎燭雲。時而碧燐劃電。阿閃片時。不容方物。可謂形容盡致矣。實則長吉之詩。原本於騷。出之以頹豔。爲楚聲之悲。復爲秦聲之亢。情深而文隱。用意所在。

不易尋覓。若但獵其豔。則成爲質體。故後人學之者寡。

### 鄰國咖啡

某君爲德人。富於科學。其授課學生。恆徵引歧出。絲互無窮。見聽者微倦。則間出譚談以醒之。一日論封建事。言有一國王。防諸侯疆域太廣而難制。於是諸侯每生一子。輒封一國。王本有十五子。而此十五子者。人皆十五孫。十五孫中。又各誕十五曾孫。於是一小國中。又分爲無數小國。祖王一日出立階際。聞有異香。謂侍者曰。此何香也。侍者啓王曰。此鄰國咖啡之香也。於是學生聞者皆笑。而某君復轉入科學。詳悉講解。余謂此君。真善於誘掖矣。

### 芻狗

莊子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筐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蘇者取而爨之而已。陸德明註。芻狗。結芻爲狗。巫祝用之。猶言物之適用時。雖芻狗貴也。余爲大學教習十年。李朱劉嚴四校長。禮余甚至。及何某爲校長時。忽就

藏書樓取余理學講義。書小箋與掌書者曰。某之講義。今之芻狗也。可取一分來。掌書告余。余笑曰。校長此言。殆自居爲行道之人。與樵蘇者耳。吾無傷也。卽辭席。已而何君爲學生拳毆。受大僇辱。嗚呼。此真踐其首。且爨之矣。

### 缺脣

閩諺有云。缺脣人食龍眼。以手按之曰。汝往那裏跑。猶云不能他遁也。余昔過亡友王薇庵家。有鄭姓者。新娶婦。美。衆欲索飲。鄭吝。見人輒避。有林衡甫者。遮之勿聽行。卽引前諺調之。鄭曰。汝能言缺脣典故者。吾卽不吝作筵。余笑曰。唐何晦。謔言。李主簿調方干云。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手臂著欄。未見口脣開袴。方干瘦而缺脣。故李調之。鄭無言。遂延諸人飲於江樓。

### 趙亮熙

趙亮熙。字寅臣。蜀人也。趙以炯。黔人也。亮熙典試貴州。以炯則典試四川。有人戲出對句云。黔趙使蜀。蜀趙使黔。同是六品官。一部曹。一殿撰。一時對者無人。已而趙亮

熙復與劄光典同爲試官。沿道罵詈。自試事竣。至於復命。罵猶不已。遂有人偶以對句云。正考罵副。副考罵正。同行萬里路。兩夥計。兩冤家。此對專爲蜀趙發也。趙狂愚可笑。多如此類。

仰光氣候

緬甸多瘴。北人蒞之立死。乾隆時。以阿桂督師征之。軍士死亡過半。阿桂痛陳宜罷師。諭令出游弋之騎以擾之。阿言路遠援絕。師出必皆死。高宗震怒。阿桂罷職。二子戍邊。余未至緬甸。不知其氣候如何。意必甚於臺灣。曩者沈彥侯歸自仰光。言仰光中氣候。唯十一月至正月。如京中之夏中。二月至五月。則暑氣灼人欲死。六月至十月。則日夕大雨。弄晴不及半句鐘。解衣置榻。咄嗟成霧。蟲沸如雨。飯時蜥蜴。恆自樑間墮落。以數十計。曉起帳頂蠕蠕。皆蜥蜴也。人至其間。長日昏昏欲睡。而英人則遠避於二百里之山上。唯十一月至正月。在仰光耳。

聞鐘辨晴雨



雨中聽鐘。多沈黯不甚分明。晴天欲曉。則寺鐘分外嘹亮。余於四十五年前。奔余亡弟之喪於臺灣。歲暮雨集。而先母太孺人望余甚切。然雨聲仍琳琅不止。一夕與林恂臣夜坐近天明。忽聞鐘聲。恂臣賀余曰。大兄明日得歸矣。果更雨者。決無此鐘聲。已而果然。後讀陸放翁孤店詩云。孤店門前千萬峯。酒濃不抵別愁濃。明朝晴雨吾能卜。但聽蘭亭古寺鐘。始覺古人已先我而言矣。